金史四 列傳

第六十五 酷吏 佞幸

六十六 列女 九宦者 方技

六十七 逆臣

六十八 叛臣

六十九 外國 西夏 高麗 國語解

列傳第六十七　　金史百二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国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

勑修

酷吏

高閭山　蒲察合住

太史公有言法家嚴而少恩信哉斯言也金法嚴密律文雖因前代而增損之大抵多準重典熙宗迭興大獄海陵翦滅宗室鈎棘傅會告歎上變者賞必不次於是中外風俗一變咸尚威虐以爲事功而讒賊作焉流毒遠邇慘矣金史多闕逸據其舊録得二人焉作酷吏傳

高閭山澄州析木人選充護衛調順義軍節度副使轉唐
括移刺都乞詳穩改震武軍節度副使曹王府尉大名治
中遷汝州刺史改單州制禁不依法用杖決人者閭山見
之笑曰此亦難行是日特用大杖杖死部民楊仙坐削一
官解職久之降鳳翔治中歷原州濟州泗州刺史改鄭州
防禦使遷蒲與路節度使移臨海盤安軍寧昌軍貞祐二
年城破死之

蒲察合住以吏起身久為宣宗所信聲勢烜赫性復殘刻
人知其蠹國而莫敢言其子充護衛先逐出之繼而合住
為恒州刺史需次近縣後大兵入陝西關中震動或言合
住赴恒州為北走計朝廷命開封鞫其親屬合住出怨言
曰殺却我即太平矣尋為御史所劾初議答贖宰相以為
情理斬於開封府門之下故當時有宣朝三賊之目謂王
阿里蒲察咬住合住其一也與定中駙馬僕散阿海之獄
京師宣勘七十餘所阿里輩棄時起事以肆其毒朝士喘
喘莫克自保惟獨言文之在開封府幕明其不反竟不署
字阿海誅文之亦無所問咬住正大初致仕居睢陽潰軍
變與其家皆被殺初宣宗喜刑罰朝士往往被笞楚至用
刀杖次殺言者高琪用事威刑自恣南渡之後習以成風
雖士大夫亦為所移如徒單右丞思忠好用麻椎擊人號

麻椎相公李運使特立號半截劒言其短小鋒利也馮內翰璧號馮劒雷淵爲御史至蔡州得奸豪殺殺五百人號曰雷半千又有完顏麻斤出皆以酷聞而合住王阿里李浚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佞幸

蕭肄　張仲軻　李通

馬欽　高懷貞　蕭裕

晉持國

世之有嗜慾者何嘗不被其害哉龍天下之至神也一有嗜慾見制於人故人君亦然嗜欲不獨柔曼之傾意也征伐畋獵土木神仙彼爲佞者皆有以投其所好焉金主內蠱聲色外好大喜功莫甚於熙宗海陵而章宗次之金史自蕭肄至晉持國得佞臣之尤者七人皆被寵遇於三君之朝以亡其身以蠹其國其禍皆始於此可不戒哉作佞幸傳

蕭肄本突人有寵於熙宗復謟事悼后累官參知政事皇統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寢殿鴟尾有火自外入燒內寢幃幔帝徙別殿避之欲下詔罪己翰林學士張鈞視草鈞意欲奉荅天戒當深自貶損其文有曰惟德弗類上干天威及顧茲寡昧眇予小子等語肄譯奏曰弗

類是大無道寡者孤獨無親昧則於人事弗曉眇則目無所見小子嬰孩之稱此漢人託文字以詈主上也帝大怒命衛士拽鈞下殿榜之數日不死以手劒鋒其口而醢之賜肆通天犀帶憑侍恩倖侮視同列遂與海陵有惡及篡立加大臣官爵例加銀青光祿大夫數日召肆詰之曰學士張鈞何罪被誅爾何功受賞肆不能對海陵曰朕殺汝無難事人或以我報私怨也於是詔除名放歸田里禁錮不得出百里外

張仲軻幼名牛兒市井無賴號傳奇小說雜以俳優談諧語為業海陵引之左右以資戲笑海陵封岐國王以為書伐昏猶土木神仙彼為俠者皆有以投其所好焉金主內蠱聲色外好大喜功莫甚於熙宗海陵而章宗次之金史自肅肆至胥持國得佞臣之尤者七人皆被寵遇於三君之朝以亡其身以蠹其國其禍皆始於此可不戒哉作佞幸傳

蕭肆本突人有寵於熙宗復謟事悼后累官參知政事皇統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寢殿鴟尾有火自外入燒內寢幃帳帝徙別殿避之欲下詔罪己翰林學士張鈞視草鈞意欲奉荅天戒當深自貶損其文有曰惟德弗類上干天威及顧茲寡昧眇予小子等語肆譯奏曰弗

類是大無道寡者孤獨無親昧則於人事弗曉眇則目無所見小子嬰孩之稱此漢人託文字以詈主上也帝大怒命衛士拽鈞下殿榜之數日不死以手劒鋒其口而醢之賜肄通天犀帶憑恃恩倖倨視同列遂與海陵有惡及篡立加大臣官爵例加銀青光祿大夫數日召肄詰之曰學士張鈞何罪被誅爾何功受賞肄不能對海陵曰朕殺汝無難事人或以我報私怨也於是詔除名放歸田里禁錮不得出百里外

張仲軻幼名牛兒市井無賴既傳奇小說雜以俳優談諧語為業海陵引之左右以資戲笑海陵封岐國王以為書

一海內當復獲一大麀於是果獲一大麀此事實與讀裕言之朕今復至此地故往莫焉海陵意欲取江南故先設機祥以諷羣臣是以仲軻每先逢其意導之南伐貞元二年正月宋賀正旦使拖巴朝辭海陵使左宣徽使敬嗣暉問拖臣曰宋國幾科取士對曰詩賦經義策論兼行又問秦檜作何官年今幾何對曰檜為尚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年六十五矣復謂之曰我聞秦檜賢故問之正隆二年仲軻為左諫議大夫修起居注但食諫議俸不得言事三年正月宋賀正使孫道夫陛辭海陵使左宣徽使敬嗣暉諭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略舉二事

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即發還我民有逃叛入爾境
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辭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
戰陣二也且馬待人而後可用如無其人得馬百萬亦奚
以為我亦豈能無備且我不取爾國則已如欲取之固非
難事我聞接納叛亡盜買鞍馬皆爾國揚大尉所為當因
俘獲問知其人無能為者也又曰聞秦檜已死果否道夫
對曰檜實死矣陪臣亦檜所薦用者又曰爾國比來行事
殊不似秦檜時何也道夫曰容陪臣還國一一具聞宋帝
海陵蓋欲南伐故先設納叛亡盜買馬二事而雜以他辭
言之海陵召仲軻右補闕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直長習失
入便殿侍坐海陵與仲軻論漢書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
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
土雖大而大下有四主南有宋東有高麗西有夏若能一
之乃為大耳海陵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
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無罪海陵喜曰向者
梁珫嘗為朕言宋有刘貴妃者姿質艷美蜀之華蓥之
西施所不及也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手也江
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俱對曰海島亦無遁臣等
皆知道路彼將安往欽又曰臣在宋時嘗帥軍征蠻所以
知也海陵謂習失曰汝敢戰乎對曰受恩日久死亦何避

海陵曰汝料彼敢出兵否彼若出兵汝果能死敵乎習失
良父曰臣雖懦弱亦將與之為敵矣海陵曰彼將出兵何
地曰不過淮上耳海陵曰然則天與我也既而曰朕舉兵
滅宋遂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
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四年三月仲軻死冬至前一
夕海陵夢仲軻求酒既覺嗟悼良久遣使者奠其墓
李通以便辟側媚得幸於海陵累官右司郎中遷吏部尚
書請謁賄賂輻湊其門正隆二年正月乙酉詔左右司御
史中丞以下奏事便殿海陵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
朕嘗試之矣朕詢及人材汝等若不舉同類必舉其相善
者朕聞女直契丹之仕進者必賴刑部尚書烏帶參書樞
密遥設為之先容左司員外郎阿里骨列任其事渤海漢
人仕進者必賴吏部尚書李通戶部尚書許霖為之先容
在司郎中王蔚任其事凡在仕版朕識者寡不識者衆莫
非人臣豈有遠近親疎之異哉苟奉職無愆尚書侍郎部
度使便可得萬一獲罪必罰無赦頃之拜參知政事海陵
恃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然後
可以為正統通端知其意遂與張仲軻馬欽官者梁珫近
習羣小輩盛談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而先道
之海陵信其言以通為謀主遂議興兵伐江南四年二月

海陵諭宰相曰宋國雖臣服有誓約而無誠實比聞沿邊
買馬及招納叛亡不可不備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州
縣渤海丁壯充軍仍括諸道民馬於是遣使分往上京遼
瀕路胡里改路曷懶路蒲與路泰州咸平府東京婆速路
曷蘇館臨潢府西南招討司西北招討司北京河間府真
定府益都府東平府大名府西京路凡年二十以上五十
以下者皆籍之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五年十
一月使益都尹京等三十一人押諸路軍器於軍行要會
處安置俟軍至分給之其分給之餘與繕完不及者皆聚
而焚之六年正月海陵使通諭旨宋使徐度等曰朕昔從
梁王嘗居南京樂其風土帝王巡狩自古有之淮右多隙
地欲校獵其門從兵不踰萬人汝等歸告汝主令有司宣
諭朕意使淮南之民無懷疑懼二月通進拜右丞詔曰卿
典領繕完兵械今已畢功朕嘉卿忠謹故有是命俟江南
事畢別當旌賞四月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為賜宋帝生
日使右司員外郎王全副之海陵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
數其棄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某
人某人來此朕將親詰問之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即屬
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海陵蓋使王全激怒宋主將以
為南伐之名也謂景山曰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宋一

如海陵之言詆責宋主宋主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
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宋主遽起發哀而罷海陵至
南京宋遣使賀遷都海陵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
至此北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宋使乃還於
是大括天下羸馬官至七品聽留一馬等而上之并舊籍
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東西交相往來晝
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
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貯糧米
以備大軍不得他用而羸馬所至當給芻粟無可給有司
以為請海陵曰此方比歲民間儲畜尚多今未稼蒲駐羸

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及徵發諸道工
匠至京師疫死者不可勝數天下始騷然矣調諸路馬以
户口為率富室有至六十匹者凡調馬五十六萬餘匹仍
令本家養飼以俟師期海陵因出獵遂至通州觀造戰船
籍諸路水手得三萬餘人及東海縣人張旺徐元反遣都
水監徐文等率師浮海討之海陵曰朕意不在一邑將試
冊師耳於是民不堪命盜賊蠭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
澤遣護衛普連二十四人各授甲士五十人分往山東河
北河東中都等路節鎮州郡屯駐捕捉盜賊以護衛頑犀
為定武軍節度副使尚賢為安武軍節度副使蒲甲為昭

義軍節度副使皆給銀牌使督責之是時山東賊犯沂州
臨沂令胡撒力戰而死大名府賊王九等據城叛衆至數
萬契丹邊六斤王三軍皆以十數騎張旗幟白晝公行官
軍不敢誰何所過州縣開刼府庫物置于市令人攘取之
小人皆喜賊至而良民不勝其害太府監高彥福大理正
耶律道翰林待制大頴出使還朝皆言盜賊事海陵惡聞
怒而杖之頴仍除名自是人人不復敢言海陵自將分諸
道兵爲神策神威神捷神銳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略神
鋒武勝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銳武揚武
喜武震威定威信威勝威捷威烈威毅威震威略威果威
勇三十二軍置都總管副總管各一員分隸左右領軍大
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置諸軍巡察使副各一員以太保
奔睹爲左領軍大都督通爲副大都督海陵以奔睹舊尊
使帥諸軍以從人望實使通專其事海陵召諸將授方略
賜宴于尚書省海麦曰太師梁王連年南伐淹延歲月今
舉兵必不如彼遠則百日近止旬月惟爾將士無以征行
爲勞戮力一心以成大功當厚加旌賞其或弛慢刑茲無
赦海陵恐糧運不繼命諸軍渡江無以僮僕從行聞者莫
不怨咨徒單后與太子光英居守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
玉參知政事敬嗣暉御治省事九月甲午海陵戎服乘馬

具裝啓行明日妃嬪皆行宮中慟哭久之十月乙巳陰晦
失路是夜二更始至豪城丁未大軍渡淮至中流海陵拜
而酹之至宿次見築繚垣著殺四方館使張永鈐將至廬
州見白兎馳射不中既而後軍獲之以進海陵大喜以金
帛賜之顧謂李通曰昔武王伐紂白魚躍於舟中今朕獲
此亦吉玭也癸亥海陵至和州百官表奉起居海陵謂其
使汝等欲伺我動靜邪自今勿復來俟平江南始進賀表
是時梁山濼水涸先造戰船不得進乃命通更造戰船督
責苛急將士七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爲材木
煑死人膏爲油用之遂築臺於江上海陵被金甲登臺殺
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都督昂副都督蒲
盧渾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蒲盧渾曰臣觀宋舟
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海陵怒曰爾昔從梁王追
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邪明日汝與昂先濟昂聞令已渡
江悉懼欲亡去至暮海陵使謂昂曰前言一時之怒耳不
須先渡江也明日遣武平軍都總管阿鄰武捷軍副總管
阿撒率舟師先濟宿直將軍溫都奥剌國子司業馬欽武
庫直長習失皆從戰海陵置黃旗紅旗於岸上以號令進
止紅旗立則進黃旗仆則退既渡江兩舟先逼南岸水淺
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者良久兩舟中矢盡遂爲所獲亡

一猛安軍士百餘人海陵遂還和州於是尚書省使右司
郎中吾補可貞外郎王全奏報世宗即位於東京改元大
定海陵前此已遣護衛謀良虎特离補往東京欲害世宗
行至遼水遇世宗詔使撒八執而殺之遂還軍中海陵拊
髀嘆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豈非天乎乃出素所
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帥謀
北歸且分兵渡江議定通復入奏曰陛下親師深入異境
無功而還若衆散於前敵乘於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
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
志宜先發兵渡江斂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西
北皆指日而定矣海陵然之明日遂趨揚州過爲江縣蘇
堰羽祠嘆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誠可惜也海陵至揚州
使符寶郎律沒荅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
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乃以內箭飾以金龍題曰御箭繫
帛書其上使人乘舟射之南岸其書言宋國遣人焚毀南
京宮室及沿邊買馬招誘軍民今興師問罪義在弔伐大
軍所至必無秋毫之犯以此招諭宋人於是宋將王權亦
縱所獲金軍士三人齎書數海陵罪通奏其書即命焚之
海陵怒亟欲渡江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illegible]爭覺命衆刃
剉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

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
危懼甲午令軍中運鴉鶻船及糧船於瓜洲渡期以明日
渡江敢後者死乙未完顏元宜等以兵犯御營海陵遇弒
都督府以南伐之計皆通等贊成之徒單永年乃其姻戚
郭安國衆所共惡皆殺之大定二年詔削通官爵人心始
快

馬欽幼名韓哥嘗仕江南故能知江南道路正隆三年海
陵將南伐遂召用欽自貴德縣令爲右補闕欽爲人輕脫
不識大體海陵每召見與語欽出宮輒以語人曰上與我
論其事將行之矣其視海陵如僚友然累遷國子司業海
陵至和州欲遣蒲盧渾渡江蒲盧渾言舟小不可濟海陵
使人召欽先戒左右曰欽若言舟小不可渡江即殺之欽
至問曰此舟可渡江否欽曰臣得桴亦可渡也大定二年
除名是日起前翰林待制大興府尹顏爲秘書丞顏在正隆間嘗
言山東盜賊海陵惡其言杖之除名世宗嘉顏忠直惡欽
巧佞故復用顏而放欽焉

高懷貞爲尚書省令史素與海陵狎昵海陵久蓄不臣之
心嘗與懷貞各言所志海陵曰吾志有三國家大事皆自
我出一也帥師伐國執其君長問罪於前二也得天下絕
色而妻之三也由是小人佞夫皆知其志爭進諛說大定

縣丞張忠輔謂海陵言襲公與帝擊毬公乘馬衝過之帝
墜馬下海陵聞之大喜會憲宗在位久委政大臣海陵以
近屬爲宰相專威福柄遂成弒逆之計甞懷貞輩小人從
吏道之海陵篡立以懷貞爲修起居注懷貞故父濱州刺
史贈中奉大夫懷貞累遷禮部侍郎大定二年降奉政大
夫放歸田里五年與許霖俱賜起復懷貞爲定國軍節度
使上戒之曰汝等在正隆時姦佞貪私物論鄙之朕念汝
年不齒則無以自新若怙舊不悛必不貸汝矣
蕭裕本名遥折奚人初以猛安居中京海陵爲中京留守
與裕相結每與論天下事裕揣海陵有覬覦心密謂海陵
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
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海陵喜受之遂與謀議海陵
竟成弒逆之謀者裕啓之也海陵爲左丞除裕兵部侍郎
改同知南京留守事改北京海陵領行臺尚書省事道過
北京謂裕曰我欲就河南兵建立位號先定兩河舉兵而
北君爲我結諸猛安以應我定約而去海陵雖自良鄉召
還不能如約遂弒熙宗篡立以裕爲秘書監海陵心忌太
宗諸子欲除之與裕密謀裕傾險巧詐因構致太傅宗本
秉德等反狀海陵殺宗本唐括辯遣使殺秉德宗懿及太
宗子孫七十餘人秦王宗翰子孫三十餘人宗本已死裕

乃求宗本門客蕭玉教以具款反狀令作主名上變海陵既詔天下天下寃之海陵賞誅宗本功以裕爲尚書左丞加儀同三司授猛安賜錢二十萬馬四百匹牛四百頭羊四千口再閱月爲平章政事監修國史舊制首相監修國史海陵以命裕謂裕曰太祖以神武受命豐功茂烈光於四海恐史官有遺逸故以命卿久之裕爲右丞相兼中書令裕在相位任職用事頗專恣威福在已勢傾朝廷海陵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與高藥師善嘗以海陵密語告藥師藥師以其言奏海陵且曰裕有怨望心海陵召裕戒諭之而不以爲罪也或有言裕擅權者海陵以爲忌裕者衆不之信又以爲人見裕弟蕭祚爲左副點檢妹夫耶律闢离剌爲左衛將軍勢位相憑藉遂生忌嫉乃出祚爲益都尹闢离剌爲寧昌軍節度使以絕衆疑裕不知海陵意遽見出其親表補外不令已知之自是深念恐海陵疑已海陵弟太師充領三省事共在相位以裕多自用頗防閑之裕乃謂海陵使充備之也而海陵猜忍嗜殺裕恐及禍遂與前真定尹蕭馮家奴前御史中丞蕭招折博州同知遥設裕女夫遏剌補謀立亡遼豫王延禧之孫裕使親信蕭屯納往結西北路招討使蕭好胡好胡即懷忠懷忠依違未決謂屯納曰此大事汝歸遣一重人來裕乃使招折

往招折前爲中丞以罪免以此得詣懷忠懷忠問招折與謀者復有何人招折曰五院節度使耶律朗亦是也懷忠舊與朗有隙而招折嘗上擡懶變事懷忠疑招折反覆因執招折收朗繫獄遣使上變遥設亦與筆硯令史白荅書使白荅助裕以取富貴白荅奏其書海陵信裕不疑謂白荅構誣之命殺白荅於市執白荅出宣華門點檢徒單貞得蕭懷忠上變事入奏遇見白荅問其故因止之徒單貞已奏變事以白荅爲請海陵遽使釋之海陵使宰相問裕裕即款伏海陵甚驚愕猶未能盡信引見裕親問之裕曰大丈夫所爲事至此又豈可諱海陵復問曰汝何怨於朕而作此事裕曰陛下凡事皆與臣議及除祚等乃不令臣知之領省國王每事謂臣專權頗有隄防恐是得陛下指意陛下與唐括辯及臣約同生死辯以強忍果敢致之死地臣皆知之恐不得死所以此謀反幸苟免耳太宗子孫無罪皆死臣手臣之死亦晚矣海陵復謂裕曰朕爲天子若於汝有疑雖汝弟輩在朝豈不能施行以此疑我汝實錯誤太宗諸子豈獨在汝朕爲國家計也又謂之曰自來與汝相好雖有此罪貸汝性命惟不得作宰相令汝終身守汝祖先墳壠裕曰臣子既犯如此罪逆何面目見天下人但願絞死以成其餘不忠者海陵遂以刀刺左臂取血

塗裕面謂之曰汝死之後當知朕本無疑汝心裕曰久蒙
陛下非常眷遇仰戀徒切自知錯繆雖悔何及海陵笑遣
裕出門殺之并誅遥設及撫家奴馬家奴妻豫王女也與
其子穀皆與反謀并殺六遣護衛厖葛往西北路招討司
誅朗及招折而屯納遏剌補皆出走捕得屯納棄市遏剌
補自縊死屯納出走過河開少尹蕭之詳之詳初不知裕
事留之三日屯納往之詳茶扎家茶扎遣人詣之詳告公
引得之付屯納遣之他所茶扎家奴發其事吏部侍郎宓
產鞫之之詳曰屯納宿二日而去法家以之詳隱其間欺
尚書省罪當贖海陵怒命殺之杖宓產及議法者茶扎杖

四百死厖葛殺招折等并殺無辜四人海陵不問杖之五
十而已以裕等罪詔天下賞上變功懷忠遷樞密副使以
白荅爲牌印云高藥師遷起居注進階顯武將軍藥師嘗
奏裕有怨望至是賞之云
胥持國字秉鈞代州繁畤人經童出身累調博野縣丞上
書者言民間冒占官地始太子務大王莊非私家所宜有
部委持國按覈之持國還言此地自異代已爲民有不可
取也事遂寢尋授太子司倉轉掌歛令兼司倉皇太子識
之擢祗應司令章宗即位除宮籍副監賜宮籍庫錢五十
萬宅一區俄改同簽宣徽院事工部侍郎並領宮籍監閑

三月遷工部尚書使宋明昌四年拜參知政事賜孫用康榜下進士第會河決陽武持國請督役遂行尚書省事明年進尚書右丞持國爲人柔佞有智術初李妃起微賤得幸於上持國父在太子宮素知上將色陰以祕術干之又多賂遺妃左右用事人妃亦自嫌門地薄欲藉外廷爲重乃數稱譽持國能由是大爲上所信任與妃表裏筦擅朝政誅鄭王永蹈鎬王永中罷黜完顏守貞等事皆起於李妃持國上之好利躁進者皆趨走其門下四方爲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爲妃惡其卑賤庸鄙也承安三年御史臺劾奏右司諫張復亨右拾遺張嘉貞同知安豐軍節度使事趙愜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張光庭戶部主事高元甫刑部員外郎張巖叟尚書省令史傅汝楫張翰裴元郭鄂皆趨走權門人戲謂胥門十哲復亨嘉貞光庭苟進不稱諫職俱宜黜罷奏可於是持國以通奉大夫致仕嘉貞等皆補外頃之起知大名府事未行改樞密副使佐樞密使襄治軍於北京一日上召翰林修撰路鐸問以他事因語及董師中張萬公優劣鐸曰師中附胥持國進持國姦邪小人不宜典軍馬以臣度之不惟不允人望亦必不能服軍心若回日再相必亂天下上曰人臣進退人難人君進退人易朕豈以此人復爲相耶第遷官二階使之致仕

耳尋卒于軍謚曰通敏後上問平章政事張萬公曰持國今已死其爲人竟如何萬公對曰持國素行不純謹如貨酒平樂樓一事可知矣上曰此亦非好利如馬琪位參政私蠹實醞乃爲好利也子鼎别有傳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列傳六十八

金史百三十

勑修

列女

阿鄰妻　李寶信妻　韓慶民妻

雷婦師氏　康住住　李文妻

李英妻　相琪妻　阿魯真

撒合輦妻　許古妻　馮妙真

蒲察氏　烏古論氏　素蘭妻

忙哥妻　尹氏　白氏

聶孝女　仲德妻　寶符李氏 張鳳 妹附

漢成帝時劉向始述三代賢妃淑女及淫泆奢僭興亡盛衰之所由彙分類別號列女傳因以諷諫范曄始載之漢史古者女子生十年有女師漸長有麻枲絲繭之事有祭祀助奠之事既嫁職在中饋而已故以無非無儀爲賢若乃嫠居寡處患難顛沛是皆婦人之不幸也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樹立有烈丈夫之風是以君子異之

阿鄰妻沙里質者金源郡王銀术可之妹天輔六年黃龍府叛卒攻鈔旁近部族是時阿鄰從軍沙里質糾集附近居民得男女五百人樹營柵爲保守計賊千餘來攻沙里質以氊爲甲以裳爲旗男夫授甲婦女鼓譟沙里質自爲督戰凡三日賊去皇統二年論功封金源郡夫人大定間以其孫藥師爲謀克

李寶信妻王氏寶信爲義豐縣令張覺以平州叛王氏陷賊中賊欲逼室之王氏罵賊賊怒遂支解之大定十二年贈貞烈縣君

韓慶民妻者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姓氏慶民事遼爲宜州節度使天會中攻破宜州慶民不屈而死以其妻配將士其妻誓死不從遂自殺世宗讀太宗實錄見慶民夫婦事嘆曰如此節操可謂難矣

雷婦師氏夫亡孝養舅姑姑病刲臂肉飼之姑即愈舅姑既歿兄師逵與夫姪規其財產乃僞立媒證致之官欲必嫁之縣官不能辨出直師氏畏逼乃投縣署井中死詔有司祭其墓賜謚曰節

康住住鄜州人夫蚤亡服闋文耿之歸家許嚴沂爲妻康氏誓死弗聽欲還夫家不可得乃投崖而死詔有司致祭其墓

李文妻史氏同州白水人夫亡服闋誓死弗嫁父強耿之歸許邑人姚乙爲妻史氏不聽姚訴之官被逮遂自縊死詔有司致祭其墓

李英妻張氏英初爲監察御史在中都張居濰州貞祐元年冬

大元兵取濰州入北家張氏盡以所有財物與之既而令張氏上馬張曰我盡以物與汝猶不見贖邪荅曰汝品官妻當復爲夫人張曰我死則爲李氏鬼頓坐不起遂見殺追封隴西郡夫人謚莊潔英仕至御史中丞有傳

相琪妻欒氏有姿色琪爲萊州掖縣司吏貞祐三年八月紅襖賊陷掖縣琪與欒氏及子俱爲所得賊見欒悅之殺琪及其子而誘欒欒奮起以頭觸賊而仆罵曰我豈爲大蠆所汙者哉賊怒殺之追封西河縣君謚莊潔

阿魯真宗室承充之女胡里改猛安夾谷胡山之妻夫亡寡居有衆千餘興定元年承充爲上京元帥上京行省太平執承充應蒲鮮萬奴阿魯真治廢疊修器械積芻糧以自守萬奴遣人招之不從乃射承充書入城阿魯真得而碎之曰此詐也萬奴兵急攻之阿魯真衣男子服與其子蒲帶督衆力戰殺數百人生擒十餘人萬奴兵乃解去後復遣將擊萬奴兵獲其將一人詔封郡公夫人子蒲帶視功遷賞承充已被執乘間謂其二子女胡蒲速乃曰吾起身宿衛致位一品死無恨矣若輩亦皆通顯未嘗一日報國家當思自處以爲後圖二子乃冒險自拔南走是年四月至開京

獨吉氏平章政事千家奴之女護衛銀朮可妹也自幼動有禮法及適內族撒合輦闔門肅如撒合輦爲中京留守大兵圍之撒合輦疽發背不能軍獨吉氏度城必破謂撒合輦曰公本無功能徒以宗室故嘗在禁近以至提點近侍局同判璡親府今又爲留守外路第一等官受國家恩最厚今大兵臨城公不幸病不能戰禦設若城破公當率精銳奪門而出携一子走京師不能則獨赴京師又不能戰而死猶可報國幸無以我爲慮撒合輦出巡城獨吉氏乃取平日衣服粧具玩好布之卧榻資貨悉散之家人豔

粧盛服過於平日且戒女使曰我死則扶置榻上以衾覆面四圍舉火焚之無使兵見吾面言訖閉門自經而死家人如言卧尸榻上以衾覆之撤合輦從外至家人告以夫人之死撤合輦拊榻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廷乎因命焚之年三十有六少頃城破撤合輦率死士欲奪門出不果投壕水死有傳

許古妻劉氏定海軍節度使仲洙之女也貞祐初古挈家僑居蒲城後留劉氏母子于蒲仕于朝既而兵圍蒲鄜謂二女曰汝父在朝而兵勢如此事不可保若城破被驅一爲所汙奈何不若俱死以自全已而攻城益急於是劉氏與二女相繼自盡有司以聞于朝四年五月追封劉氏爲郡君謚曰貞潔其長女謚曰定姜次肅姜以其事付史館

馮妙真刑部尚書延登之女也生十有八年適進士張從

興定五年惟爲洛川主簿

大元兵破葭州綏德遂入鄜延鄜人震恐其守備守臣以西路輸芻粟不時至檄惟詣平涼督之時延登爲平涼行省員外郎惟欲偕妙真以往妙真辭曰舅姑老矣雖有叔妙妾能安乎手行妾留奉養十一月洛川破妙真從舅姑匿窟室兵索得之妙真泣與舅姑訣曰婦生不辰不得終執箕帚義不從辱即携三子赴井死縣人從而死者數十

人明年春偕發井得屍瘞于縣之東郭外死時年二十四

蒲察氏字明秀鄜州帥訥申之女完顏長樂之妻也哀宗遷歸德以長樂爲總領將兵扈從將行屬蒲察氏曰無他言夫人慎毋辱此身明秀曰君第致身事上無以妾爲念妾必不辱長樂一子在幼出妻柴氏所生也明秀撫育如己出崔立之變驅從宮妻子于省中人自閱之蒲察氏聞以幼子付婢僕旦與之金幣親具衣棺祭物與家人訣曰崔立不道強人妻女兵在城下吾何所逃惟一死不負吾夫耳汝等惟善養幼子遂自縊而死欣然若不以死爲難者時年二十七

烏古論氏伯祥之妹臨洮總管陀滿胡土門之妻也伯祥朝貴中聲譽藉甚胡土門死王事崔立之變衣冠家婦女多爲所汙烏古論氏謂家人曰吾夫不辱朝廷我敢辱吾兄及吾夫乎即自縊一婢從死

參政完顏素蘭妻亡其姓氏當崔立之變謂所親曰吾夫有天下重名吾豈肯隨衆陷身以辱吾夫乎今日一死固當但不可無名而死亦不可離吾家而死即自縊于室

溫特罕氏夫完顏忙哥五朶山宣差提控回里不之子也系出蕭王忙哥叔父益都節度秦州爲大元兵所攻適病不能軍忙哥爲提控獨當一面兵退而

益都死忙哥以城守功世襲謀克收充奉御及崔立之變
忙哥義不受辱與其妻訣妻曰君能爲國家死我不能爲
君死乎一婢曰主死婢將安歸是日夫婦以一繩同縊婢
從之
尹氏完顏猪兒之妻也猪兒系出蕭王天興二年正月從
哀宗爲南面元帥戰死黃陵岡其妻金源郡夫人聞猪兒
死聚家資焚之遂自縊年三十一猪兒贈官弟長住即日
詔補護衛
白氏蘇嗣之之母許州人宋尚書右丞子由五世孫婦也
初東坡潁濱叔黨俱葬郟城之小峨嵋山故五世皆居許
昌白氏年二十餘即寡居服除外家迎歸尼嫂竊議改醮
白氏微聞之牽車往歸曰我爲蘇學士家婦又有子乃欲
使我失身乎自是外家非有大故不往也嘗於宅東北爲
祭室畫兩先生像圖黃州龍川故事壁間香火嚴潔躬自
洒掃士大夫求瞻拜者往往過其家奠之天興元年正月
庚戌許州被兵嗣之爲汴京廂官白拜辭兩先生前曰兒
于往京師老婦死無恨矣敢以告即自縊於室側家人并
至焚之年七十餘嗣之本名宗之避諱改焉
聶孝女字舜苴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天驥之長女也年二
十三適進士張伯豪伯豪卒歸父母家及哀宗遷歸德天

驥留汴崔立刼殺宰相天驥被創甚日夜悲泣恨不即死舜英謁醫救療百方至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天驥竟死時京城圍久食盡閭巷間有嫁妻易一鹿者重以崔立之變剽奪暴淩無復人理舜英頗讀書知義理自以年尚少丈夫既亡父又死非命比爲兵所汙何若從吾父于地下乎葬其父之明日絕脰而死一時士女賢之有爲泣下者其家以舜英合葬張伯豪之墓

完顏仲德妻不知其族氏崔立之變妻自毀其容服携妾及二子紿以采蔬自汴走蔡蔡被圍丁男皆乘城拒守謂仲德曰事勢若此丈夫能爲國出力婦人獨不能耶率諸婦自作一軍親運矢石於城下城中婦女爭出繼之城破自盡

哀宗寶符李氏國亡從后妃北遷至宣德州居摩訶院日夕寢處佛殿中作幡旆會當赴龍庭將發即於佛像前自縊死且自書門紙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後人至其處見其遺跡憐而哀之天興元年北兵攻城矢石之際忽見一女子呼於城下曰我倡女張鳳奴也許州破被俘至此彼軍不可去矣諸君努力爲國堅守無爲所欺也言竟投濠而死朝廷遣使馳祭于西門正大天興之際婦人節義可知者特數人耳鳳奴之事別史錄之蓋亦有所激云

列傳第六十八

列傳第六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

勑修

宦者

梁珫　宋珪　潘守恒附

古之宦者皆出於刑人刑餘不可列於士庶故掌宮寺之事謂之嫋寺焉東漢以來宦者養子以繼世唐世繼者皆為閹人其初進也性多巧慧便辟善固恩寵及其得志黨比糾結不可制東漢以宦者亡唐又甚焉世儒論宦者之害如毒藥猛虎之不可拯也金法置近侍局掌與政事亡

宦者少與焉惟海陵時有梁珫章宗時有梁道李新喜政二君為所誤多矣世傳梁道勸章宗納李妃後宮金不載梁道始末弗得而論次之惟宋珪潘守恒頗能諷諫宣哀時有裨益蓋儒之佞佞媚之錚錚者也作宦者傳

梁珫本大臣家奴隨元妃入宮以閹豎事海陵珫性便佞善迎合特見寵信舊制宦者惟掌掖廷宮闈之事天德年始以王光道為內藏庫使衛愈梁安仁皆以宦官領內藏海陵謂光道等曰人言宦者不可用朕以為不然後庄宗委張承業以軍竟立大功此中豈無人乎卿等宜察此意帑藏之物皆出民力費十致一當糾察姦弊犯者必罰無赦宦者始與政事而珫委任尤甚累官近侍局使乃營建南京宮室海陵數數使珫往視工役是時一殿之費已不可勝計珫或言其未善即盡撤去雖丞相張浩亦曲意事之與之均禮海陵欲伐宋珫因極言宋劉貴妃絕色傾國海陵大喜及南征將行命縣君高師姑兒貯衾褥之新潔者俟得劉貴妃用之議者言珫與宋通謀勸帝伐宋徵天下兵以疲弊中國海陵至和州聞珫與宋人交通有狀謂珫曰聞汝與宋國交通傳泄事情汝本奴隸朕拔擢至此乃敢爾耶若至江南詢得實迹殺汝亦未晚也又詔校書郎田與信曰爾面目亦可疑必與珫同謀者皆命劾

於軍中海陵遇弒琉與信皆為亂軍所殺

宋珪本名乞奴燕人也為內侍殿頭宣宗嘗以元夕欲觀燈戲命乞奴監作乞奴誶語云社稷棄之中都南京作燈戲有何看耶宣宗微聞之杖之二十既而悔之有旨宣諭哀宗放鷂後苑鷂逸去勑近侍追訪之市中一農民臂此鷂近侍不敢言宮中所逸者百方索之農民不與與之物直僅乃得事聞哀宗欲送其人於有司乞奴從旁諫曰貴畜賤人豈可宣示四方哀宗惡其大訐又杖之尋亦悔賜物慰遣之及哀宗至歸德馬軍元帥蒲察官奴為變殺左丞李蹊參政石盞女魯歡以下從官三百餘人倉皇之際哀宗不得已以官奴權參知政事既為所制含恨欲誅之未能也及官奴往亳州珪陰與奉御吾古孫愛實納蘭忔荅護衛女奚烈完出范陳僧王山兒等謀誅之官奴自亳還哀宗御臨漪亭召參政張天綱及官奴議事官奴入見珪等即從旁殺之及其黨尚里合白進習顯及蔡城破哀宗自縊於幽蘭軒珪與完顏斜烈焦春和等皆從死有潘守恒者亦內侍也素稱知書南遷後規益甚多及哀宗自蒲城走歸德道次民家守恒進櫛曰願陛下還宮之日無忘此草廬中更加儉素以濟大業上聞其言悽惋咨嗟久之

方伎

劉完素　張從正　李慶嗣

紀天錫　張元素　馬貴中

武禎 子亢　李懋　胡德新

太史公叙九流述日者龜策扁鵲倉公列傳劉歆校中秘書以術數方技載之七略後世史官作方技傳蓋祖其意焉或曰素問内經言天道消長氣運贏縮假醫術託岐黄以傳其秘奥耳秦人致以周易列之卜筮斯豈易言哉第古之爲術以吉凶導人而爲善後世術者或以休咎導人爲功後世醫者或因以爲利而誤殺人故爲政於天下雖方技之事亦必慎其所職掌而務旌別其賢否焉金世如武禎武亢之信而不誣劉完素張元素之治療通變學其術者皆師尊之不可不記云

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守真大醉及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乃撰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慮庸醫或出妄説又著素問玄機原病式特舉二百八十八字注二萬餘言然好用涼劑以降心火益腎水爲主自號通元處士云

張從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於醫貫穿難素之學其法宗劉守真用藥多寒涼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醫書有汗

下吐法亦有不當汗者汗之則死不當下者下之則死不當吐者吐之則死各有經絡脉理世傳黃帝岐伯所為書也從正用之最精號張子和汗下吐法妄庸淺術習其方劑不知察脉原病往往殺人此庸醫所以失其傳之過也其所著有六門二法之目存於世云

李慶嗣洺人少舉進士不第棄而學醫讀素問諸書洞曉其義天德間歲大疫廣平尤甚貧者往往闔門臥病慶嗣携藥與米分遺之全活者衆慶嗣年八十餘無疾而終所著傷寒纂類凡卷改證活人書二卷傷寒論三卷針經一卷傳於世

紀天錫字齊卿泰安人早棄舉士業學醫精於其技遂以醫名世集註難經五卷大定十五年上其書授醫學博士

張元素字潔古易州人八歲試童子舉二十七試經義進士犯廟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河間劉完素病傷寒八日頭痛脉緊嘔逆不食不知所為元素往候完素面辟不顧元素曰何見待之卑如此哉既為診脉謂之曰脉病云云曰然初服某藥用某味乎曰然元素曰子誤矣某味性寒下降走太陰陽亡汗不能出今脉如此當服甚藥則効矣完素大服如其言遂愈元素自此顯名平

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為家法云

馬貴中天德中為司天提點與校書郎高守元奏天象災異忤旨海陵皆杖之黜貴中為大同府判官久之遷司天監正隆三年三月辛酉朔日當食是日候之不食海陵謂貴中曰自今凡遇日食皆面奏不須頒示內外海陵伐宋問回朕欲自將伐宋天道何如貴中對曰去年十月甲戌熒惑順入太微至屏星留退西出占書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庭受制出伺無道之國十二月太白晝見經天占為兵喪為不臣為更主又主有兵兵罷無兵兵起鎮戎軍地震大風海陵以問貴中對曰伏陰逼陽所以震也又問曰當震大風何也對曰土失其性則地震風為號令人君命令嚴急則有烈風及物之災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有暈珥戴背海陵問近日天道何如貴中對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掖門九月二日至端門九日至左掖門出並歷左右執法太微為天子南宮太白兵將之象其占兵入天子之廷海陵曰今將征伐而兵將出入太微正其事也貴中又曰當端門而出其占為受制歷左右執法為受事此當有出使者或為兵或為賊海陵曰兵興之際小益固不能無也及被害于揚州貴中之言皆驗大定八年

出宗繫毬於常武殿貴中上疏諫曰陛下為天下主守宗
廟社稷之重圍獵繫毬皆危事也前日皇太子墜馬可以
為戒臣願一切罷之上曰祖宗以武定天下豈以承平遽
忘之邪皇統嘗罷此事當時之人皆以為非朕所親見故
示天下以習武耳十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世宗宴百官
于東宮上飲歡甚貴中被酒前跪欲言事錯亂失次上不
之罪但令扶出
武禎宿州臨渙人祖官太史靖康後業農後畫界屬金禎
深數學與祐間行樞密院僕散安貞聞其名召至徐州以
上客禮之每出師必資焉其上如響正大初徵至汴京待
詔令華門其友王鉉問禎曰朝廷若問国祚修短子何以
對禎曰當以實告之但更言周過其歷秦不及期亦在修
德耳時久旱祈禱不應朝廷為憂禎忽謂鉉曰足下今日
早歸恐為雨阻鉉曰萬里無雲赤日如此安得有雨禎笑
曰若是則天不誠也天何嘗不誠既而東南有雲氣須臾
蔽天平地雨注二尺衆皆驚嘆尋除司天臺管勾子元寡
言笑不妄交嘗與一學生終日相對揆籌而書目炯炯若
有所營見者莫測也哀宗至蔡州右丞完顏仲德薦其術
召至舟人與語大悅除司天長行賞賚甚厚上書曰比者
有星變于周楚之分慧星起于大角西掃軫之左軸蓋除

福布新之象又言鄭楚周三分林當赤地千里兵凶大起
王者不可居也又曰蔡城有兵喪之兆楚有亡國之徵三
軍苦戰於西垣前後有日矣城壁傾頹內無見糧外無應
兵君臣數盡之年也聞者悚然奮氣哀宗惟嗟嘆良久不
以為罪性頗倨傲朝士以此非之天興二年九月蔡州被
圍亢奏曰十二月三日必攻城及期果然末帝問曰解圍
當在何日對曰明年正月十二日城下無一人一騎矣帝
不知其由乃喜圍解有期日但密計糧草使可給至其日
不闕者明年甲午正月十日蔡州破十三日
大元兵退是日亢赴水死云

愛懋不知何許人有異術世大間游京兆行省完顏合達
愛其術與俱至汴京薦於哀宗遣近侍密問國運否懋言
無忌避君之繁臺寺朝士日夜問之懋能道隱事及吉凶
之變人以為神帝惡其言太洩遣使者殺之使者乃持酒
肴入寺懋出迎笑曰是矣使者曰何謂也懋曰我數當盡
今日尚復何言遂索酒痛飲就死
胡德新河北士族也寓居南陽往來完葉間嗜酒落魄不
羈言禍福有奇驗正大七年夏與燕人王鉉避迫於葉縣
村落中與鉉初不相識坐中謬以兵官對胡曰此公在吾
法中當登科甲何以謂之兵官衆愕然詰以實告二人相

得甚歡即命家人具雞酒以待酒酣舉大白相屬曰君此去事業甚遠不必置問其有所見久不敢對人言今飲告子遂墩至野田家謂曰某自去年來行死葉道中見往來者十且八九有死氣今春至陳許間見其人亦有太半當死者若吾目可用則時事可知矣鉉驚問應驗遲速曰不過歲月間耳某亦不逃此厄請密誌之明年

大元兵由金房入取峭石灘渡漢所過廬舍蕭然胡亦舉家又難其精驗始此

列傳第六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逆臣

秉德本名乙辛 唐括辨 烏帶

大興國 徒單阿里出虎

僕散師恭本名徒單貞 李老僧

完顏元宜 紇石烈執中本名胡沙虎

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法有五焉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夫懲惡乃所以勸

善也作逆臣傳

秉德本名乙辛初為西南路招討使改汴京留守丁母憂起復為兵部尚書拜參知政事皇統八年與烏林荅蒲盧虎等廉察郡縣使還拜平章政事廷議欲徙遼陽渤海人屯燕南秉德及左司郎中三合議其事近侍高壽星在徙中壽星訴於悼后后以白帝帝怒杖秉德而殺三合是時熙宗在位久悼后干政而繼嗣未立帝無聊不平遂殺宗室箠辱大臣秉德以其故懷怨乃與唐括辯烏帶等謀發立烏帶以其謀告海陵海陵乃與秉德謀弒熙宗皇統九年十二月九日遂與唐括辯烏帶烏土阿里忽出大興國李老僧海陵妹夫特斯弒熙宗于寢殿秉德初意不在海陵已弒熙宗未有所屬忽土奉海陵坐秉德等皆拜稱萬歲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時秉德位在海陵上因被杖怨望謀發立而海陵因之以為亂既立以秉德為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帥封蕭王賜鐵券與錢二千萬絹一千匹馬牛各三百年三千久之為烏帶所譖出領行臺尚書省事時秉德方在告亟召之限十日內發行會海陵欲除太宗諸子并除秉德以秉德首謀發立及弒熙宗不即勸進衛之烏帶因言秉德與宗本謀反有狀曰昨來秉德嘗於宗本家飲酒海州刺史子忠言秉德有福貌類趙太祖

秉德偃仰笑受其言臣妻言秉德妻嘗指斥主上語皆不順及秉德與宗本相別時指斥尤甚且謂晉數有歸秉德招刑部侍郎漫獨曰已前曾說那公事頗記憶否漫獨曰不存性命事何可對衆便說似此逆狀甚明海陵遣使就行臺殺秉德并殺前行臺參知政事烏林荅賛謀賛謀妻秉德乳母也初賛謀與前行臺左丞溫敦思忠同在行臺思忠贖貨無厭賛謀薄之由是有隙故思忠秉是并誣賛謀及其子殺之賛謀不肯跪受刑行刑者立而縊殺之海陵又賛謀家財奴婢盡賜思忠秉德與烏帶少口語致怨既死遂并殺其弟特里孔里及宗翰子孫死者三十餘人

宗翰之後遂絕世宗即位追復秉德官爵贈儀同三司初撒改薨宗翰襲其猛安親管謀克秉德死海陵以賞烏帶傳其子元荅補大定六年世宗憫宗翰無後詔以猛安謀克還撒改曾孫盆買遣使改葬撒改宗翰於山陵西南二十里百官致奠其家產給近親以奉祭祀秉德既死其中都宅第左副元帥杲居之杲死海陵遷都迎其嫡母徒單氏居之徒單遇害世宗惡其不祥施爲佛寺

唐括辯本名斡骨剌尚熙宗女代國公主爲駙馬都尉累官參知政事尚書左丞與右丞相秉德謀廢立而烏帶以告海陵海陵謂辯曰我輩不能匡救旦暮且及禍若行大

事誰可立者辯曰無乃胙王常勝乎海陵問其次辯曰鄧王子阿楞海陵曰阿楞屬疎安得立辯曰公豈有意邪海陵曰若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以告悼后曰辯等因間每竊竊偶語不知議何事悼后以告熙宗熙宗怒召辯責之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而遣之自是謀益甚十二月九日代國公主爲其母悼后作佛事居寺中故海陵秉德等俱會於辯家至夜辯等以刀藏衣下相隨入宮門者以辯駙馬不疑皆內之至殿門直宿護衛覺之辯舉刀呵之使無動既弑熙宗立海陵辯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封王賜錢二千萬緡千匹馬牛各三百羊三千并鐵券進拜左丞相父彰德軍節度使重國遷東平尹初辯與海陵謀逆辯嘗言其家奴多可用者海陵固已懷之及行弑之夕會於辯家待興國出宮辯因設饌殺皆恇懼不能食辯獨飽食自若海陵由此知其忮忍畏忌之及即位嘗與辯觀太祖畫像海陵指示辯曰此眼與爾相似辯色動海陵亦色動由是疑辯益忌之及與蕭裕謀致宗本罪并致辯嘗與宗本謀反即殺之重國坐奪官正隆二年起爲沂州防禦使改清州防禦使大定初重國與徒單拔改俱以政跡著聞歷安國彰化橫海軍節度使後辯子孫上書言辯死天德間祖重國亦

坐追削正隆初重國已復官職乞追復辯官爵是時海陵
已降爲庶人以辯與弑逆不許言本名
烏帶行臺左丞相阿魯補子也熙宗時累官大理卿熙宗晚年喜怒
不常大臣往往危懼右丞相秉德左丞唐括辯謀廢立烏帶即詣
海陵啓之遂與俱弑熙宗海陵即位烏帶爲平章政事封
許國王賜錢絹馬牛羊鐵券並如其黨烏帶妻唐括氏淫
泆舊與海陵通又私其家奴閻乞兒秉德嘗對熙宗斥其
事烏帶銜之未發也時海陵多忌會有疾小間烏帶遂誣
秉德有指斥語曰主上數日不視朝若有不諱誰當繼
者臣曰主上有皇子秉德曰明兄豈能勝天下人任必也

葛王于海陵以爲實然故出秉德已而殺之以秉德世襲
猛安謀克授烏帶進右丞相烏帶與宗本有親海陵以爲
帶告秉德事故宗本之禍烏帶獨免遂以秉德千户謀克
及其子婦家產盡賜之進司空左丞相兼侍中居數月烏
帶早朝以日陰晦將雨意海陵不視朝先趨出朝百官皆
隨之去已而海陵御殿知烏帶率百官出朝惡之遂落司
空出爲崇義軍節度使後海陵思慕唐括容色因其侍婢
來候問起居海陵許立爲后使殺烏帶海陵詐爲烏帶哀
傷使其子兀荅補佩金符乘驛赴喪追封爲王仍詔有司
送其靈車賜絹三百爲道途費納唐括於宮中封貴妃兀

荅補襲猛安謀克大定六年以猛安謀克還撒改曾孫以阿魯補謀克授瓜荅補終同知大興尹子璿本名烏也阿補以曾祖阿魯補功充筆硯祗候

大興國事熙宗為寢殿小底權近侍局直長最見親信未嘗去左右每逮夜熙宗就寢興國時從主者取符鑰歸家主者即以付之聽其出入以為常皇統九年海陵生日熙宗使興國以宋司馬光書像及他珍翫賜海陵悼后亦以物附賜熙宗不悅杖興國一百海陵謀弑意先得興國廼可伺間入宮行大事且度興國無罪被杖必有怨望心可乘此說之乃因李老僧結興國既而知無異心可與謀乃

召李卧內令解衣欲與之俱卧意有所屬者興國固辭不敢曰即有使性大王之命海陵曰主上無故殺常勝又殺皇后乃以常勝家產賜阿魯既又殺阿魯遂以賜我我深以為憂柰何興國曰是固可慮也海陵曰朝臣旦夕危懼皆不自保向者我生日因皇后附賜物君遂被疑我亦見疑主上嘗言會須殺君我與君皆將不免寧坐待死何如舉大事我與大臣數人謀議已定爾以為如何興國曰如大王言事不可緩也乃約十二月九日夜起事興國取符鑰開門矯詔召海陵入夜二更海陵秉德等入熙宗常置佩刀於御榻上是夜興國先取投榻下及亂作熙宗求佩

刀不得遂遇紙海陵既立以興國為廣寧尹賜奴婢百口
犀玉帶各一銙絹馬牛鐵券如其黨進階金紫光祿大夫
再賜錢千萬黃金四百兩銀十兩良馬四匹駞車一
乘橐駝三頭真珠巾玉鈎帶玉佩刀及玉鞍轡天德四
年改崇義軍節度使賜名邦基再授絳陽武寧節度使改
河間尹世宗即位發于家凡海陵所賜皆奪之大定中邦
基兄邦傑自京兆判官世宗曰大邦傑因其弟進盜廚
繒紳豈可復用併罷其子弟與所贈父官及海陵降為庶
人詔曰大邦基與海陵同謀弑逆逋誅至今為亡多矣遂
磔于思陵之側

徒單阿里出虎會寧葛馬合窩由人從懿州父拔改太祖
時有戰功領謀克昌速館軍帥皇統四年為兵部侍郎歷
天德軍節度使改興中尹與宗峪世為姻家皇統九年阿
里出虎與僕散忽土俱為護衛士人長海陵將弑熙宗欲
得二人者為內應遂許以女妻阿里出虎子而以逆謀告
之阿里出虎素凶暴聞其言喜甚曰阿家此言何晚邪廢
立之事亦男子所為主上不能休天下人望所屬惟在阿
家今日之謀乃我素志也遂與忽土俱以十二月九日直
禁中海陵故以是夜二更入宮至寢殿阿里出虎先進刃
忽土次之熙宗頓仆海陵復刃之血濺其面及衣海陵既

立以阿里出虎爲右副點檢賜錢綃馬牛羊如其黨孛术斯剌尚榮國公主合女加昭勇大將軍駙馬都尉天德二年留守東京加儀同三司八月改河間尹世襲臨潢府路斜剌阿猛安領親管謀克以憂去職起復爲太原尹封王阿里出虎自謂有佐立功受恩賤劵凶狠益甚奴視僚屬少忤其意輒箠辱無所恤嘗問休咎於卜者高鼎遂以鼎所占問張王乞王乞以謂當有天命阿里出虎喜以王乞語告鼎鼎上變阿里出虎伏誅并殺其妻及王乞海陵使其子术斯剌焚其尸投骨水中拔改自西京留守歷西南路招討使忠順軍節度使入爲勸農使復爲河間尹改臨兆尹入爲工部尚書改興平軍節度使濟南尹卒

僕散師恭本名忽土上京老海達葛人本微賤宗幹嘗問恤之擢置宿衛爲十人長海陵謀逆以忽土出自其家有恩欲使爲內應謂之曰我有一言欲告君久矣恐泄於人未敢也忽土曰肌肉之外皆先太師所賜苟有補於國王死不敢辭先太師謂宗幹也海陵曰主上失道吾將行廢立事必得君爲助乃可忽土許之十二月九日忽土直宿海陵因之入宮至寢殿熙宗聞步履聲咄之衆皆却立不敢動忽土曰事至此不進得乎乃相與排闥而入既弒熙宗秉德等尚未有所屬忽土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

乃奉海陵坐衆前稱萬歲遂
殺之旣即位忽土爲左副點
檢改名思恭遷會寧牧拜太子少師工部尚書封王頃
之以憂解職起復爲樞密副使進拜樞密使貞元三年爲
右丞相正隆初拜太尉復爲樞密使無何以憂去起復爲
太尉樞密使海陵至汴京賜忽土第一區隣寧德官官徒
單太后所居也忽土時時入見太后及契丹撒八反海陵
命忽土與蕭懷忠北伐北行忽土入辭寧德太后與語久
之海陵聞而惡之疑其與太后有異謀是時蕭充刺斡盧
補與契丹撒八連戰皆無功糧運不繼乃退軍臨潢而撒

八聞師恭以大軍日至乃謀歸大石沿龍駒河西去師恭
至臨潢追之不及海陵使樞密副使白彥敬等討撒八師
恭還遣其子忽殺虎乘傳逆之至則執而戮于市師恭臨
刑繩枝空口不能言但舉首視天日而已遂族滅之并誅
滅蕭充刺蕭賾蕭懷忠家大定初皆復官爵及海陵降爲
庶人師恭以頭試侵削之世宗幸上京過老海達葛師恭
族人臨潢尹宗中定族大將軍阿里徒等皆奪官二十八
年上謂宰臣曰海陵遣僕散師恭蕭充刺蕭懷忠追撒八
不及皆坐誅遂責其虐民其也平章政事襄對曰是時
臣在軍中忽土賾有精甲一萬二千有餘賊軍雖多皆烏

從之人以氈紙為甲易與也忽土等恇怯遷延賊乃遁去
上曰審如是則誅之可也兄[illegible]
徒單貞本名特思或黑闥刺人也祖抄從太祖伐遼有功
授世襲猛安父婆盧火以戰功累官開府儀同三司貞娶
遼王宗幹女海陵同母女[illegible]皇統九年貞與海陵俱弑
熙宗海陵既立以貞為左衛將軍封貞妻平陽長公主貞
為駙馬都尉殺前左副點檢轉都點檢兼太子少保封王
改大興尹都點檢如故俄授臨潢府路昏斯魯猛安居二
年海陵召貞曰汝自幼常在左右頗著微勞而近日
乃怠忽縱有罪樹私恩凡人富貴而驕皆死徵也汝若不
制汝心將無所不至賜之死復何辭朕宗弟襄及公主與
朕同胞故少示懲戒貞但罷流即日解點檢職仍為大興
尹復戒之曰今而後能以勤自勵當思之不然點不歸
田里矣逾月復為都點檢大興尹故正隆二年例封潘
遷樞密副使賜佩刀入宮轉同判宗正事海陵將伐宋
詔朝官除三国人使宴飲其餘飲酒者死六年正月四日
立春節益都尹京安武節度使奚金吾上將軍阿速飲於
貞第海陵使周福兒賜牛羊至貞第見之以告海陵召貞
詰之曰戎事方殷禁百官飲酒卿等知之乎貞等伏地請
死海陵數之曰汝等若以飲酒殺人太重固當諫古人三

諫不聽亦勉從君命魏武帝軍行令曰犯麥者死已而所乘馬入麥中乃割髮以自刑犯麥微事也然必欲以示信朕為天下主法不能行于貴近乎朕念慈憲太后子四人惟朕與公主在而京等皆近屬曲貸死罪於是杖貞七十京等三人各杖一百降貞為安武軍節度使京為灤州刺史奕歸化州刺史無何拜貞御史大夫以本官為左監軍從伐宋至揚州海陵死北還見世宗于中都詔以貞女為皇太子妃除貞為太原尹改咸平貞在咸平貪汙不法累贓鉅萬從官定丑事覺世宗使大理卿李昌圖鞫之貞即引伏昌圖還奏商之曰貞停職否對曰未也上怒抵昌圖罪復遣刑部尚書移刺道往真定問之徵其贓還主而司徵給不以時詔先以官錢還其主而令貞納官已還主贓皆准此例降貞為博州防禦使降貞妻為清平縣主頃之遷震武節度使遣使者往戒勑之詔曰朕念卿懿戚不待終考更遷大鎮非常之恩不可數得卿勿蹈前過轉河中尹進封其妻為任國公主賜黃金百兩重綵二十端賜貞擊毬馬二匹改東京留守賜玉吐鶻弓矢賜貞妻錢萬貫有司奏海陵已貶為庶人宗幹不當猶稱帝於是以宗幹有社稷功詔追封為遼王其子孫及諸女皆降貞妻降永平縣主貞自儀同三司降特進奪猛安不稱駙馬都尉

再徙臨潢尹初與弑熙宗凡九人海陵以暴虐自斃秉德
辯忽土阿里出虎以疑見殺言以妻殞裕老僧以反誅至
是貞與大興國尚在而興國擯棄不用獨貞以世姻籍恩
寵雖夫婦降削爵號而世宗慮久遠終不以私恩曲庇又
之詔誅貞及其妻與二子慎思十六而宥其諸孫俄而興
國亦誅皇統逆黨盡矣章宗即位尊母皇太子妃爲皇太
后追封貞爲太尉梁國公貞祖抄司空魯國公父婆盧火
司徒齊國公貞妻梁國夫人子陁補火慎思十六俱爲鎮
國上將軍無何再贈貞太師廣平郡王謚莊簡貞妻進封
梁國公主

本老僧舊爲將軍司書吏與大興國有親素相厚海陵秉
政興國屬諸海陵海陵以爲省令史及將舉事使老僧紿
興國興國終爲海陵取符鑰納海陵宮中成弑逆者老僧
爲之也海陵既立以老僧爲同知廣寧尹事賜錢千萬絹
五百匹馬牛各二百羊二千久之海陵惡韓王亨將殺之
求其罪不可得遂以亨爲廣寧尹再任老僧同知使伺察
亨構致其罪亨喜博及至廣寧常與老僧博待之甚厚老
僧由是不忍致亨死罪遲疑者久之海陵再使小底訛論
促老僧老僧乃與亨家奴六斤謀殺亨獄中語在亨傳及
耶律安禮自廣寧還朝海陵謂之曰孛迭三罪伏其一已

見觖望爾乃梁王故吏若亨伏辜必罪及親族故榜殺之
海陵以老僧於亨有遲回意遂降老僧爲易州刺史久之
遷同知大興尹賜名惟忠改延安府同知大定二年與兵
部尚書可喜謀反誅
論曰書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
休茲知恤鮮哉穆王告伯冏曰慎簡乃僚其無以巧言令
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金人所謂寢殿小底猶周之綴衣
所謂護衛猶周之虎賁也則皆君僕侍御之臣矣海陵弑
逆而大興國忽土阿里出虎爲之扼腕皆出于小底護衛
之中熙宗固不知恤之也一日熙宗與近侍飲酒會夜稽
古殿火上欲往視都點檢辭不失引帝裾止之奏曰臣在
此陛下何患願無親往熙宗謂辭不失被酒甚怒之明日
杖而出之已而思其忠復見召用海陵與唐括辯時時屏
人私語護衛特思察其非常海陵擠而殺之皇統末年羣
臣解體無尊君謹上之心而群姦竊發僕御之臣不復有
如辭不失特思者矣綿之詩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
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嗚呼先後禦侮之臣豈可少哉
完顏元宜本名阿列一名移特輦本姓耶律氏父慎思天
輔七年宗望追遼主至天德慎思來降且言夏人以兵迎
遼主將渡河去宗望移書夏人諭以禍福夏人乃止賜慎

思姓完顏氏官至儀同三司元宜便騎射善擊毬皇統元年充護衛累遷甌里本群牧使入爲武庫署令轉符寶郎海陵篡立爲兵部尚書天德三年詔凡賜姓者皆復本姓元宜復姓耶律氏歷順義昭義節度使復爲兵部尚書勸農使海陵伐宋以本官領神武軍都總管以大名路騎兵萬餘益之前鋒渡淮拔昭關遇宋兵萬餘于柘皐力戰却之至和州宋兵十萬來拒元宜麾軍力戰抵暮而罷宋人乘夜襲營元宜擊走之黎明追及宋兵斬首數萬以功遷銀青光祿大夫海陵增置浙西路都統制使元宜領之督諸軍渡江佩金牌賜衣一襲是時世宗已即位于遼陽軍中多懷去就海陵軍令慘急亟欲渡江衆欲亡歸決計於元宜猛安唐括烏野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曰待王祥至謀之王祥者元宜子爲驍騎副都指揮使在別軍元宜使人密召王祥既至遂約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元宜先欺其衆曰有令爾輩皆去馬詰旦渡江衆皆懼乃以舉事告之皆許諾十月乙未黎明元宜王祥與武勝軍都總管徒單守素猛安唐括烏野謀克斡盧保婁薛溫都長壽率衆犯御營海陵聞亂以爲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

海陵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斡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驍騎指揮使大磐整兵來救王祥出語之曰無及矣大磐乃止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大磐衣巾裹海陵尸焚之遂收尚書右丞李通漸西路副統制郭安國監軍徒單永年近侍局使梁珫副使大慶山皆殺之元宜行左領軍副大都督事使使者殺皇太子光英于南京大軍北還大定二年春入見拜御史大夫詔曰高楨爲御史大夫號爲正直頗涉煩碎臣下衣冠不正亦被糾舉職事有大於此者爾宜勉之未幾拜平章政事封冀國公賜玉帶甲第一區復賜姓完顏氏往泰州路規措討契丹事元宜使忠勇校尉李榮招諭[illegible]斡殺榮詔追贈榮進官四階五月上聞元宜將還遣使上之契丹已平元宜還朝奏請益諸將戰鎧甲詔從之每群牧益二十副元宜復請益臨潢戍軍士馬詔給馬六百匹久之罷爲東京留守元還所賜甲第上從之賜以冀衣吐鶻廐馬海東青鶻未幾卒于家上聞之遣使致祭賻贈甚厚大定十一年[illegible]奏擬納合斡魯補除授上曰昔廢海陵此人首入[illegible]之人臣之罪莫大於是豈可復加官使其世襲謀克姑聽[illegible]大定十八年扎里海上言凡爲人臣能捍災禦侮有功者宜錄用之今弑海陵者以爲

有功賞以高爵非所以勸事也宜削奪以爲人臣之戒
臣在當時亦與其黨如亟名[illegible]請自臣始上曰扎里海
自請其罪以勸事君此亦人之所難遂以扎里海充趙王
府祗候郎君元宜子習涅阿滿大定二十五年爲符寶祗
候乞依女直人例遷官上曰賜姓一時之權宜令習涅阿
補還本姓

論曰春秋書齊公子商人弒其君官又曰齊人弒其君商人
人嗟乎弒舍者商人也弒商人者所歐閽職也海陵弒熙
宗完顏元宜弒海陵商人之弒也所歐閽職夫之海陵之
弒也元宜歸于世宗所閽職役元宜都將也握君之權將
窺利以弒之其罪豈容誅乎世宗僅能不入用之而已扎
里海猶殺人而自首者也在律殺人未聞佳首免罪而又
予賞者也況弒逆乎海陵弒五十三年復有胡沙虎之事
紇石烈執中本名胡沙虎阿跛裔孫也從東平路猛安大
定八年充皇太子護衛出職太子僕承改鷹坊直長再遷
鷹坊使拱衛直指揮使明昌四年使過咀吾監酒官移剌
保迎謁後時飲以酒酒味薄執中怒毆傷移剌保詔杖
五十未幾遷右副點檢肆傲不奉職降肇州防禦使踰年
遷興平軍節度使丁母憂起復歸德軍節度使改開遠軍
兼西南路招討副使歲知大名府事承安二年召爲簽樞

密院事詔佐丞相襄征伐執中不欲行奏曰臣與襄有隙
且稱臣矣上怒其言不遜事下有司既而赦之出爲永定
軍節度使改西北路招討使復爲永定軍坐奪部軍馬都
職泰和元年起知大興府事詔契丹人立功官賞恩同女
直人許令爲匹得充司吏譯人著爲令執中格詔不下
上責之曰汝雖意在防閑而不知朝廷自有定法自今勿
復如此煩碎生事也乃下詔行之涿州人魏廷實祖任見
舊爲斬文昭家放良天德三年編籍止占三世矣文昭
孫初詆廷實爲奴及妄訴歐詈警巡院鞫對無狀法當訴
本貫勘訴于府執中使廷實納錢五百貫與勘廷實不從
還涿水執中徑遣鐵致廷實御史臺請移問執中轉奏御
史臺不依制府未結斷令移推詔吏部侍郎李炳戶部侍
郎粘割合荅推問炳合荅奏御史臺理直詔刑切責執中
御史中丞孟鑄奏彈執中貪殘專恣不奉法令釋罪之後
累過不悛既蒙恩貸轉生跋扈如雄州詐認馬平州冒支
俸破魏廷實家發其冢墓拜表不赴祈雨聚妓歐詈同僚
擅令停職失師帥之體不稱京尹之任上曰執中麤人似
有跋扈爾鑄對曰明天子在上豈容有跋扈之臣上意寤
取閱奏章詔尚書省問之由是改武衛軍都指揮使平章
政事僅散撰宣撫河南執中除山東東西路統軍使撰行

省汴京伐宋升諸道統軍司爲兵馬都統府執中爲山東
兩路兵馬都統定海軍節度使完顏撒剌副之執中分兵
駐金城朐山請益發東平路兵也密沂寧海登萊以遏兵
衝詔從之時泰和六年四月也五月宋兵犯金城執中遣
巡檢使周奴以騎兵三百御之會宋益兵轉趨沭陽諜克
三合伏卒五十人篁竹中伺宋兵過突出擊之殺十數人
追至縣城宋兵不敢出會周奴以兵入城宋兵踰城走三
合已焚其舟合擊大破之斬首五百餘級殺宋統領李蕭
擒忠義軍將呂瑋十月執中率兵二萬出清口宋以步騎
萬餘列南岸戰艦百艘拒上流相持累日執中以舟兵
千搏戰過宋舟兵遣副統移剌古與涅率精騎四千自下
流徑渡宋兵均土騎兵繫南岸水陸俱潰追斬及溺死者甚
衆盡獲其戰艦及戰馬三百遂克淮陰進兵圍楚州遷元
帥左監軍執中縱兵虜掠上聞之拔其經歷官阿里不孫
放還所掠未幾宋人請和詔罷兵除西南路招討使改西
京留守大安元年授世襲謀克復知大興府事出知太原
府復爲西京留守行樞密院兼安撫使以勁兵七千遇大
兵戰于定安之北薄暮先以壺下遯去衆遂潰行次蔚州
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帶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私人
入紫荊關杖殺淶水令至中都朝廷皆不問乃遷右副元

帥權尚書左丞執中益無所忌憚乞請步騎一萬屯宣德
州與之三千令駐嬀川崇慶元年正月執中乞移屯南口
或屯新莊移文尚書省曰大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
三千兵爲可憂十二關建春寧宮且不保朝廷惡其言
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明年復召至中都
預議軍事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書曰胡沙虎專逞私意
不循公道蔑省部以示强梁媚近臣以求稱譽骫法行事
枉害平民行院山西出師無律不戰先退擅取官物杖殺
縣令屯駐嬀川之移內地其謀畧可見矣欲使改易前
非以收後效不亦難乎誠可取斯人微賤皆當擢用倒
必老舊始能立功一將之用安危所係惟朝廷加察天下
幸甚丞相徒單鎰以爲不可用參知政事瑾跪奏其姦惡
乃止執中善結近倖交口稱譽五月詔給留守半俸預議
軍事張行信復諫曰伏聞以胡沙虎老臣欲起而用人之
能否不在新舊彼向之敗朝廷既知之矣乃復用之無乃
不可乎遂止上終以執中爲可用賜金牌權右副元帥將
武衛軍五千人屯中都城北執中乃與其黨經歷官文繡
局直長完顏醜奴提控宿直將軍蒲察六斤武衛軍鈐轄
烏古論奪剌謀作亂是時
大元大兵在近上使奉職即軍中責執中止務馳獵不恤

軍事執中方飼鷄怒擲殺之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及其子刑部侍郎駙馬都尉浸烈謀反奉詔討之南平姻家福海別將兵屯於城北遣人以好語招之福海不知既至乃執之八月二十五日未五更分其軍爲三軍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執中恐城中出兵來拒乃遣一騎先馳抵東華門大呼曰大軍至北關已接戰矣既而再遣一騎亦如之使徒單金壽召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西富義坊馬上與執中相見執中手搶刺之墮馬下金壽斫殺之使烏古論奪剌召浸烈殺之符寶祗候繕陽護衛十人長完顏石古乃聞亂遽召漢軍五百人赴難與執中戰不勝皆死之執中至東華門使呼門者親軍百户冬兒五十戶浦察六斤皆不應許以世襲猛安三品職事官亦不應呼都點檢徒單渭河渭河即徒單鎬也渭河縋城出見執中執中命取薪焚東華門立梯登城護衛斜烈乞兒親軍春山共搭鏁開門納執中執中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急召都轉運使孫椿年取銀幣賞金壽奪剌及軍官軍士大興府輿隸是夜召聲妓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上出居衛邸誘左丞完顏綱至軍中即殺之執中意不可測丞相徒單鎰勸執中立宣宗執中然之是時並獻太子

在中都執中以皇太子儀仗迎莊獻入居東宮召符寶郎
徒單福壽取符寶陳於大興府露階上盜用御寶出制除
完顏醜奴德州防禦使烏古論奪剌順天軍節度使蒲察
六斤橫海軍節度使徒單金壽求定軍節度使雖除外官
皆留之左右其餘除拜猶數十人同時有兩蒲察六斤其
一守東華門不肯從亂者召禮部令史張好禮欲鑄監國
元帥印好禮曰自古無異姓監國者乃止遣奉御完顏忽
失來等三人護衛蒲鮮班底完顏醜奴等十人迎宣宗於
彰德使宦者李忠忠弑上於衛邸盡徹沿邊諸軍赴中都
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車邊戍皆不守矣九月甲辰宣宗

即位拜執中太師尚書令都元帥監修國史封澤王授中
都路和魯忽土世襲猛安以其弟同知河南府特末也為
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子猪糞除濮王傳兵部侍
郎都點檢徒單渭河為御史中丞烏古論奪剌遥授知真
定府事徒單金壽遥授知東平府事蒲察六斤遥授知平
陽府事完顏醜奴同知河中府事權宿直將軍詔以烏古
論誼居第賜執中儀鸞局給供張妻王賜紫結銀鐸車戊
申執中侍朝宣宗賜之坐執中就坐不辭無何執中奏請
降衛紹王為庶人奏再上詔百官議于朝堂太子少傅奥
屯忠孝侍讀學士蒲察思忠附執中議張相視莫敢言獨

文學田廷芳奮然曰先朝素無失德尊號在禮不當削於是從之者禮部張敬甫諫議張信甫戶部武文伯龐才卿石抹晉卿等二十四人宣宗曰譬諸問途百人曰東行是十人曰西行是行道之人果適東乎適西乎豈以百人十人爲是非哉既而曰朕徐思之數日詔降爲東海郡侯

大元遊騎至高橋宰臣以聞宣宗使人問執中執中曰計畫已定矣既而讓宰執曰吾爲尚書令豈得不先與議而遽奏耶宰執遜謝而已提點近侍局慶山奴副使惟弼奉御惟康請除執中宣宗念援立功隱忍不許元帥右監軍木虎高琪屢戰不利執中戒之曰今日出兵果無功當以軍法從事矣高琪出戰復敗自度不免頗聞慶山奴諸人有謀十月辛亥高琪遂率所將乱軍入中都圍執中第執中聞變彎弓注矢外射不勝登後垣欲走衣絓墮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待執中首詣闕待罪宣宗赦之以爲右副元帥執中之黨誣於衢路曰乱軍反矣殺之者有賞市人從之乱軍死者甚衆一軍皆恟恟宣宗遣近侍撫諭之詔有司量加賻贈衆乃稍安明日除特末也泰寧軍節度使烏古論奪剌真授知濟南府事徒單金壽真授知歸德府事蒲察六斤真授知平陽府事甲寅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封事曰春秋之法國君立不以道若嘗與諸侯盟會

即列爲諸侯東海在位巳六年矣爲其臣者誰敢干之胡沙虎揑兵入城躬行弑逆當是時惟鄴陽石古乃率衆赴援至于戰死論其忠烈在朝食祿者皆當愧之陛下始親萬機海內望化褒顯二人延及子孫庶幾少慰貞魂激天下之義氣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弑營陽王立文帝文帝誅之以江陵奉迎之誠免其妻子胡沙虎國之大賊世所共惡雖巳死而罪名未正合暴其過惡宣布中外除名削爵緣坐其家然後爲快陛下若不忍援立之勞則依倣元嘉故事亦足以示懲戒宣宗乃下詔暴執中過惡削其官爵贈鄴陽石古乃加恩其子慶山奴惟弼惟康皆還賞近侍局自此用事矣

論曰金九主遇弑者三其逆謀者十人熙宗之弑惟大興國一人世家聲其罪而磔之思陵之側徒單貞雖誅未聞暴其罪狀後以戚畹又復贈官追封餘秉德唐括辯等六人皆以他罪誅海陵之弑其首惡爲完顏元宜則今終焉衛紹王之弑曰胡沙虎不死於司敗之誅而死於高琪之手古所謂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者謂請于公上而致討焉如孔子之請討陳恒是也豈有如琪之擅殺而以爲功者乎金之政刑其亂若此國欲不亡其可得乎

列傳第七十

列傳第七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令相公臣脫脫等奉
勅修

叛臣

張覺子僅言　耶律余睹　高幹

古書畔與叛通畔之為言界也左氏曰政猶農之有畔是也君臣上下之定分猶此疆彼界之截然違此向彼即為叛公羊書惡判於跬步禍患極於懷襄吁可畏哉故作叛臣傳

張覺亦書作穀平州義豐人也在遼第進士仕至遼興軍節度副使太祖定燕京時立愛以平州降當時朱人以海

上之盟求燕京及西京地太祖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與之平州自入契丹別為一軍故弗與而以平州為南京賚為留守既而聞覺有異志上遣使劉彥宗及斜鉢諭之詔曰平山一郡今為南京節度使今為留守恩亦厚矣或言汝等陰有異圖何為當此農時輒相翁動非去危就安之計也其諭朕意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實京師民心多不安故時立愛因降表曾言及之及以燕京與宋而遷其人獨以空城與之遷者道出平州故覺因之以作亂天輔七年五月左企弓虞仲文曾勇義康公弼赴廣寧過平州覺使人殺之于栗林下遂據南京叛入于宋宋人納之太祖下詔諭南京官吏詔曰朕初駐蹕燕京嘉爾吏民率先降附故升府治以為南京減徭役薄賦稅恩亦至矣何苦輒為叛逆今欲進兵攻取時方農月不忍以一惡人而害及衆庶且遼國舉為我有孤城自守終欲何為今止坐首惡餘並釋之覺兵五萬屯潤州近郊欲脅遷來潤隰四州閻母自錦州往討之已敗覺兵欲乘勝攻南京時暑雨不可進退屯于海壖無何閻母再敗覺兵復與戰于兎耳山閻母大敗覺報捷于宋宋建平州為泰寧軍以覺為節度使張敦固等皆加徽猷閣待制以銀絹數萬犒軍宗望至南京城東覺兵大敗宵遯遂奔宋入于燕京宗望

以納叛責宋安撫司索張覺宣撫王安中匿之於甲仗庫
給曰無之宗望索愈急安中乃斬貌類覺者一人當之金
人識之曰非覺也安中不得已引覺出數以罪覺罵宋人
不容口遂殺覺函其首以與金人燕京降將及常勝軍皆
泣下郭藥師自言曰若來索藥師當奈何自是降將卒皆
解體及金人伐宋竟以納平州之叛爲執言云子僅言
僅言幼名元奴宗望攻下平山僅言在襁褓間里人劉承
宣得之養於家其隣韓夫人甚愛之年數歲因隨韓夫人
得見貞懿皇后留之藩邸稍長侍世宗讀書遂使僅言主
家事繩檢部曲一府憚之世宗留守東京海陵用兵江淮

將士往往亡歸詣東京願推戴世宗爲天子僅言勸進世
宗即位除內藏庫副使權發遣宮籍監事海陵死揚州僅
言與禮部尚書烏居仁殿前左衛將軍阿虎帶御院通進
劉玩發遣六宮百司圖書府藏在南京者還以本職提控
尚食局轉少府監丞仍主內藏僅言能心計世宗倚任之
凡宮室營造府庫出納行幸頓舍皆委之世宗嘗曰一經
僅言無不愜朕意者六年提舉修內役事役夫掘地得白
金匿之事覺法當死僅言責取其物與官釋其罪尋兼祗
應司遷少府監提控宮籍監祗應司妃故護作太寧宮引
宮左流泉溉田歲獲稻萬斛十七年復提點內藏典領昭

德皇后山陵遷勸農使領諸職如故僅言雖舊臣出入左右然世宗終不假以權任二十一年尚書省奏宮苑司直長黎倫在職十六年請與遷敘上曰此朕之家臣質直人也今已老矣如勸農使張僅言亦朕舊臣絕實頗解事凡朝廷議論內外除授未嘗得干預朕觀自古人君爲讒諂蒙蔽者多矣朕雖不及古人然近習憸言未嘗入耳宰臣曰誠如聖訓此國家之福也世宗欲以爲橫海軍節度使而不可去左右遂止僅言始得疾猶扶杖視事疾亟詔太醫診視近侍問訊相屬及卒上深惜之遣官致祭賻銀五百兩重綵十端絹二百匹棺槨衣衾銀永斂物葬地皆官給贈輔上將軍

耶律余睹遼宗室子也遼主近族父祖仕遼具載遼史初太祖起兵遼人來拒余睹請自効以功累遷金吾衛大將軍爲東路都統天輔元年與都統耶律馬哥軍于渾河銀术哥希尹拒之余睹等不敢戰比銀术哥等至馬哥余睹已遯去銀术哥希尹坐稽緩太祖皆罰之所獲生口財畜入于官天輔二年龍化州人張應古等來降而余睹復取之遼以捷不野爲節度使未幾應古等逐捷不野自効太祖於國中以問遼主龍化州已經降附何爲問罪而殺其主者遼主託以大盜羣起使余睹收之太祖已取臨潢府

賜詔余睹曰汝將兵在東路前後戰未嘗不敗今聞決收
合散亡以拒我師朕已於今月十五日克上京今將往取
遼主矣汝若治兵一決勝負可指地期日相報若知不敵
當率衆來降無貽後悔及太祖班師闍母等還至遼河方
渡余睹來襲完顏背荅烏塔等殺力戰却之獲甲馬五百
匹天輔五年余睹送款于咸州路都統以所部來降乞援
接于桑林渡都統司以聞詔曰余睹到日使與其官屬偕
來餘衆勵之便地無荷余睹送上所受遼國宣誥及器甲
旗幟等與將吏韓福奴阿八謝老太師奴蕭慶醜和尚高
佛留蕭荅謝家奴五哥等來降余睹作書具言所以降之
意大槩以謂遼主沉湎荒于遊畋不恤政事好佞人遠忠
直淫刑吝賞政煩賦重民不聊生又言樞密使得里底本
無材能但阿諛取容其子磨哥任以軍事又言文妃長子
晉王素係人望宜爲儲副得里底以元妃諸子已所自出
使晉王出繼文妃又言晉王與駙馬乙信謀復其樞密使
來吉余睹共定大計而所圖不成又言已粗更軍事進策
遼主得里底蔽之遼主亦不省察又曰大金疆土日闢余
睹灼知天命遂自去年春與耶律慎思等定議約以今夏
來降近聞得里底高十揑等欲發倉卒之際不及收合四
遠但率傍近部族户三千車五千兩畜産數萬遼北軍都

統以兵追襲遂棄輜重轉戰至此所有官吏職位姓名人
户畜産之數遣韓福奴具録以聞遂與其將吏來見上撫
慰之遂賜坐班同宰相賜宴盡醉而罷上命余睹以舊官
領所部且諭之曰若能爲國立功别當奬用自余睹降益
知遼人虛實矣余睹在軍中屢乞侍妾及子太祖疑之詔
咸州路都統司曰余睹家屬善監護之復詔曰余睹降時
其民多強率而來者恐在邊生變宜徙之内地都統呆取
中京余睹爲鄉導與希尹等招撫奚部奉聖州降其官吏
皆遯去余睹舉前監酒李師夔爲節度使進士沈璋爲副
使州吏裴瞶爲觀察判官沈璋招集居民還業者三千餘
遷太常少卿父之耶律麻者告余睹吴十鐸剌結黨謀叛
及其未發宜先收捕上召余睹從容謂之曰今聞汝謀叛
誠然邪其各無隱若果去必須鞍馬甲冑器械之屬當悉
付汝吾不食言若再被擒無祈免死欲留事我則無懷異
志吾不汝疑余覩等戰慄不能對乃杖鐸剌七十餘皆不
問天會三年大舉伐宋余睹爲元帥右都監宋兵四萬救
太原余睹屋里海逆擊于汾河北擒其帥郝仲連張關索
統制馬忠殺萬餘人宗翰伐宋余睹留西京天會十年余
睹謀反雲内節度使耶律奴哥等告之余睹亡去其黨燕
京統軍蕭高六伏誅蔚州節度使蕭特謀自殺邊部斬余

睹及其諸子函其首以獻耶律奴哥加守太保兼侍中趙公鑑劉儒信劉君輔等並授遥鎮節度使以賞之

移剌窩斡西北路契丹部族先從撒八爲亂受其僞署後殺撒八遂有其衆撒八者初爲招討司譯史正隆五年海陵徵諸道兵伐宋使牌印燥合楊葛盡徵西北路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接近鄰國世世征伐相爲讎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老弱必盡係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楊葛深念後西北有事得罪遂以憂死燥合復與牌印耶律娜尚書省令史没荅涅合督起西北路兵契丹聞男丁當盡起於是撒八孛特補與部衆殺招討使完顏沃側及燥合而執耶律娜没荅涅合取招討司貯甲三千遂反議立豫王延禧子孫衆推都監老和尚爲招討使山後四群牧山前諸群牧皆應之迪斡群牧使徒單賽里耶魯瓦群牧使鶴壽傳中五院司部人老和尚那地亦殺節度使米甲兀者以應撒八會寧人孟安牧馬于山後至迪諜魯斡盡奪其馬鬬沙河千户卜哥等與前招討使完顏康減殺烏古迪列招討使烏林荅清臨虎以所部趨西北路寧昌節度使阿鄰列迪鄰敗之十哥與數騎遯去合于撒八咸平府謀克活里與所部自山後逃歸咸平少尹完顏余里野欲投捕活

里家屬括里與其黨招誘富家奴隸數日得衆二千遂攻
陷解州及柳河縣遂趨咸平余里馬發兵迎擊之兵敗賊
遂據咸平尤是繕完器甲出府庫財物以募兵賊勢益張
權曹家山猛安綽質集兵千餘扼千夜河賊不得東綽質
兵敗括里遂犯濟州會宣撫軍事宋魯奚括刺徵兵于
速頻路遇括里于信州與猛安馬延查刺兵二千擊敗括
里括里收餘衆趨京是時世宗為東京留守以兵四百人
拒之賊至常安聚聞空山鼓聲如數千鼓者候見旌旗
散野傳言曰寸以十萬兵至矣即引還亦以其衆合于撒
八海陵使樞密使僕散忽土西京留守蕭懷忠將兵一萬
與右衛將軍蕭禿剌討平之禿剌與之相持數日連與戰
皆無功而糧餉不繼禿剌退歸臨潢禿剌雖不能克敵而
撒八自度大軍必相繼而至勢不可支謀歸于大石乃率
衆沿龍駒河西出及僕散忽土蕭懷忠等兵至與禿剌合
兵追至河上不及而還忽土懷忠禿剌坐逗遛不即追賊
皆誅死北京留守蕭順不能制其下殺降人而取其婦女
亦坐誅於是白彥恭為北面兵馬都統統石烈志寧副之
完顏設英為西北面兵馬都統西北路招討使唐括辯為
副又以討撒八等撒八既西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欲
往徙署六院節度使移剌窩斡兵官陳家殺撒八執老和

尚書仲補等至是窩斡始自爲都元帥陳家爲都監擁衆
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世宗使移剌扎八前押軍謀
克播斡商牌印麻駭利涉軍節度判官馬腦等招之扎八
等見窩斡以上意諭之窩斡已約降已而復謂扎八曰若
降爾能保我輩無事乎扎八曰我知招降耳其他豈能必
哉扎八見窩斡兵衆彊車帳蒲野意其可以有成因說之
曰我之於衆以汝輩不能有爲今觀兵勢彊盛如此汝等
欲如群羊爲人所驅去乎將欲待天時乎若果有大志吾
亦不復還矣賊將有前字特本部族節度使逐斡者言者
谷神丞相賢能人也嘗說他日西北部族當有事今日正

合此語恐不可降也於是窩斡遂決意不復肯降矣扎八
亦留賊中惟麻駭播斡還歸窩斡乃引兵攻臨潢府總管
移室懣出城戰兵少被執賊遂圍臨潢衆至五萬正隆六
年十二月己亥窩斡遂稱帝改元天正是時北面都統白
彥敬副統紇石烈志寧在北京聞世宗即位以兵來歸世
宗使元帥左都監吾扎忽同知北京留守事完顏骨只救
臨潢晝夜兼行比至臨潢賊已解圍去攻泰州吾扎忽追
及于密歷兩軍已陣將戰押軍猛安契丹忽剌叔以所部
兵應賊吾扎忽軍遂敗泰州節度使烏里雅率千餘騎與
窩斡遇烏里雅兵復敗僅以數騎脫歸賊勢愈振城中震

駭莫敢出戰賊四面登城押軍猛安烏古孫阿里補率軍士數人各持刀以身率先循城擊賊力戰斫刈甚衆賊乃退走城賴以完泰州司吏顏盞蒲查奏捷除忠翊校尉賜銀五十兩重絲十端二年正月右副元帥完顏謀衍率諸軍北征窩斡二月壬戌詔曰應諸人若能於契丹賊中自拔歸者更不問元初首從及被威脅之由奴婢良人罪無輕重並行免放曾有官職及糾率人衆來歸者仍與官賞依本品量材叙使其同來人各從所願處收係有才能者亦與錄用內外官員郎君群牧直撒百姓人家驅奴宮籍監人等並放爲良亦從所願處收係與免三年差役或能捕殺首領而歸者准上施行仍驗勞績約量遷賞如捕獲窩斡者猛安加三品官授節度使謀克加四品官授防禦使庶人加五品官授刺史詔曰尚書省如節度防禦使捉獲窩斡者與世襲猛安刺史堤獲者與世襲謀克驅奴宮籍監人亦與庶人同復詔宰臣徧諭將士能捕殺窩斡者加特進授眞定總管於是括里將犯韓州聞元帥兵至不戰遯去將轉趨懿宜州謀衍屯懿州慶雲縣及屯川州武平縣奏請糧運當遣人護送兵仗乞選精良者付之詔以南征逃還軍士就往屯戍如不足量于富家簽調就近地簽步軍給仗護送糧運詔平章政事移剌元宜往泰州規

措邊事前安遠大將軍斡里袞猛安七斤庶人阿里葛麿哥等自窩斡中來降斡里袞七斤加昭武大將軍阿里葛武義將軍麿哥忠勇校尉窩斡遂自泰州往攻濟州欲邀糧運元帥完顏謀衍與右監軍完顏福壽左都監吾扎忽合兵甲士萬三千人曷懶路總管徒單克寧廣寧尹僕散渾坦同知廣寧尹完顏巖雅肇州防禦使唐括烏也爲左翼臨海節度使紇石烈志寧曷速館節度使神土懣同知北京留守完顏骨只淄州刺史尼龐古鈔兀爲右翼至木虎崖盡委輜重士卒齎數日糧輕騎襲之紇梡群牧人契丹紇者與其弟孛迭授刺皆棄家自賊中來降紇者謂謀衍曰賊中馬肥健官軍馬疲弱此去賊八十里比遇賊馬已憊賊輜重去此不遠我攻之賊必救其巢穴賊至馬必疲我馬少得息所謂攻其所必救以逸待勞者也謀衍從之乘夜亟發會大風路暗不能辨遲明行三十里許與賊輜重相近整兵少憩窩斡趨濟州知大軍取其輜重乃還救遇于長濼既陣謀衍別設伏于左翼之側賊畧餘騎突出左翼伏兵之間徒單克寧射却之是日別部諸將與賊對者勝負未分相去五里許而立左翼萬户裏別與賊戰賊陣動襄麾軍乘之突出其後俱與大軍不相及襄以善射者二十騎率衆自賊後擊之賊不能支乘勢麾軍擊其

一偏賊遂却襄遂與大軍合而別部諸將皆至整陣力戰忽反風揚砂石賊陣亂官軍馳擊大破之追北十餘里斬獲甚衆詔以糺者爲武義將軍孛迭昭信校尉授刺忠翊校尉糺者除同知建州事未之官卒孛迭取家賊中遂被害上憫之後以授刺爲汝州都巡檢使寓斡率其衆西走謀衍追及之于霿霧河賊已濟毀其津口紇石烈志寧軍先至不克渡乃對岸爲疑兵以夾谷清臣徒單海羅兩萬户於下流渡河值支港兩岸斗絶且濘淖命軍士束柳塡港而過追之數里得平地方食賊衆奄至志寧軍急整陣賊自南岡馳下衝陣者三志寧力戰流矢中左臂戰自若大軍畢至左翼騎兵先與賊戰賊據上風縱火乘煙擊官軍官軍步兵亦至併力合戰七十餘合軍士苦風煙皆植立如癡會天降雨風止官軍擊大敗之從單克寧追奔十五里賊前阨溪澗不得渡多棄輜重既渡官軍亦渡少憩賊反旆來攻克寧以大軍[illegible]合軍士苦下馬射賊賊引却而南克寧亦將引而北未及渡馬賊復來衝突官軍少却回渡澗北大軍亦引去四月詔元帥府曰應契丹賊人與大軍未戰已前投降者不得殺傷仍加安撫敗走以後招誘來降者除奴婢准已勇爲定外親屬分付圓聚仍官爲換贖窩斡既敗謀衍不復追討駐軍白濼

窩斡攻懿州不克遂殘破川州將還于山西而北京亦不
邀擊之於是發驍騎軍二千曷懶路留屯京師軍三千號
稱二萬人胥寧濟州軍六千亦號二萬元帥左都監高慶建
總兵沃州刺史烏古論蒲查爲曷懶路押軍萬戶邳州刺
史烏林荅剌撒爲濟州押軍萬戶右宣徽副都指揮使爲
驍騎萬戶邢州刺史宗寧爲會寧路軍萬戶右宣徽使
亨爲北京路都統中都都中完顏[illegible]爲副統合元帥府
討擊之詔使尚廐局副使蒲察[illegible]往懿州戒敕將帥
上曰朕委卿等討賊乃聞不就戰趨戰而駐紮閑緩經涉
累月雖曾追襲乃不由有水草之地以致馬疲弱不能百
里而還後雖破賊而縱諸軍刼掠數日後方追北猶聚河
亦不乘勝輒復引還賊[illegible]入涉近地北京懿州由此受兵
朕欲重譴汝等以方在[illegible]軍且圖後効當盡心一力毋得
似前怠弛上謂蒲[illegible]若所[illegible]在近即當監督討伐
用命力戰者疏記以聞[illegible]飛約量[illegible]賞無或承徇二宮抑
有功濫賞無功者[illegible]力戰屢挫以拓石烈志寧爲
元帥右監軍石盞[illegible]右監軍[illegible]
頗[illegible]等[illegible]舊職[illegible]
窩斡使所親[illegible]
窩斡逆戰有功[illegible]

中都之萬五千餘[illegible]
宜寧昌軍節度使[illegible]
元宜謀竹[illegible]
願效死力除邊[illegible]
副元帥宗敘爲[illegible]
銀十萬兩佐軍[illegible]
軍法紀量決責有[illegible]
路統軍使河南[illegible]
弓矢佩刀廐馬從[illegible]
陣蠹費財用無成功百姓不得休息今命平章政事僕散

十[illegible]州平章政事移剌元
見詔使自[illegible]
[illegible]帥又無功尚書右丞僕散忠義
六月忠義拜平章政事兼右
各[illegible]弓矢具鞍勒馬出內府金
[illegible]有犯除連職奏聞餘依
大名尹宗尹爲河南
[illegible]監察世傑爲西北路副統賜
[illegible]正行詔諭諸軍將士曰兵久駐邊
[illegible]行詔諭諸軍將士曰兵久駐邊

忠義兼右副元帥同心戮力以底戡定右副元帥諱衍爲
爲同判大宗正事詔居庸關白北口巡察契丹發細捕獲
者加官賞萬戶溫迪罕阿魯帶以兵四千色古北口薊州
石門關等處各以五百人[illegible]之海陵未平阿魯帶爲猛安
移剌娜爲牌印祗候起契丹部族兵被執至是挺身來降
世宗以阿魯帶爲濟州押軍萬戶移剌娜爲同知滦州事
西南路招討使完顏思敬爲都統賜金牌一銀牌二西北
路招討使唐括孛古底副之以兵五千往會燕子城舊戍
軍視地形衝要或于狗濼屯駐遠斥候賊至即戰不以晝
夜爲限詔思敬曰契丹賊敗必走山後可選新馬三千加

芻秣以備追襲僕散忠義至軍中是時窩斡西去花道衆尚八萬忠義馬忠建軍與賊遇萬户查剌蒲查爲左翼宗亨統之宗寧剌撒爲右翼宗叙統之世傑亦在左翼中與賊夾河爲陣賊渡河以兵四萬餘先犯左翼軍查剌以六百騎奮擊敗之以四萬衆與右翼軍戰宗亨世傑七謀克指畫失宜陣亂敗于賊世傑挺身投于查剌軍中賊圍查剌軍查剌力戰宗叙以右翼軍來救賊乃去詔曰自契丹作逆有爲賊註誤者不問如何從賊但能復業與免本罪如能率衆來附或能殺捕首領而降或執送賊所翦誘作亂之人皆與量加官爵朕念正隆南征猛安亡者招還被戮已命其子孫襲其職爾等勿懲前事故懷遲疑賊軍今既破散山後諸處皆命將士遏其逃路爾等雖欲不降終將安往若猶疑貳俱就焚滅悔無及矣窩斡自花道西走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以大軍追及于桑嶺西陷泉明日賊軍三萬騎涉水而東大軍先據南岡左翼軍自岡爲陣迤邐而北步軍繼之右翼軍繼步軍北引而東作偃月陣步軍居中騎兵據其兩端使賊不見首尾是日大霧晦冥既陣霧開少頃晴霽賊見左翼據南岡不敢擊擊右翼軍烏延查剌力戰賊稍却志寧與夾谷清臣烏林荅剌撒鑼剌合戰賊大敗將涉水去泥濘不得函渡大軍逐北人馬

相蹂踐而死不可勝數陷泉皆平餘衆蹈藉而過或奔潰
竄匿林莽間大軍踵擊之俘斬萬計生擒其弟偽六院司
大王裊窩斡僅與數騎脫去鈔兀清臣追四十餘里不及
斬千餘級獲車帳甚衆其母徐輩舉營自落括岡西走志
寧追之盡獲輜重俘五萬餘人雜畜不可勝計偽節度使
六及其部族皆降詔北京副統完顏達吉括本部馬規辦
芻糧仍使達吉爲監戰官錄有功者聞奏詔選由都西京
兩路新舊軍萬人備守禦以爲斡魁走恐或衝突也僕散
忠義使使奏捷詔畧曰平章政事右副元帥忠義使使來
奏大捷或被軍俘獲或自能來服或無所歸而投拜或全
屬歸附或分領家族來降或嘗受偽命及自未嘗與官
軍鬬敵皆釋其罪其散亡人內除窩斡一身不以大小官
員是何名色却來歸附者亦准釋汝有能誅捕窩斡或於
不從招納亡去人內誅捕以來獻或能率衆於掌軍官及
隨處官司投降者並給官賞各路撫納來者毋得輒加侵
擾無資給者不以是何路分隨有糧處安置仍官爲養濟
窩斡收合散卒萬餘人遂入奚部以諸奚自益時時出兵
寇速魯古淀古北口興化之間溫迪坌阿魯帶守古北口
與戰敗焉詔完顏謀衍蒲察烏里雅蒲察蒲盧渾以兵三
千合舊屯兵五千擊之詔完顏思敬以所部兵入奚地會

相蹂踐而死不可勝數陷泉皆平餘衆蹈藉而過或奔潰
竄匿林莽間大軍踵擊之俘斬萬計生擒其弟偽六院司
大王裊窩斡僅與數騎脫去鈔兀清臣追四十餘里不及
斬千餘級獲車帳甚衆其母徐輩舉營自落括岡西走志
寧追之盡獲輜重俘五萬餘人雜畜不可勝計偽節度使
六及其部族皆降詔北京副統完顏達吉括本部馬規辦
芻糧仍使達吉爲監戰官錄有功者聞奏詔選出都西京
兩路新舊軍萬人備守禦以爲斡魁走恐或衝突也僕散
忠義使使奏捷詔畧曰平章政事右副元帥忠義復使來
奏大捷或被軍俘獲或自能來服或無所歸而投拜或

全屬歸附或分領家族來降或嘗受偽命及自未嘗與官
軍鬬敵皆釋其罪其散亡人內除窩斡一身不以大小官
員是何名色却來歸附者亦准釋汝有能誅捕窩斡或於
不從招納亡去人內誅捕以來獻或能率衆於掌軍官及
隨處官司投降者並給官賞各路撫納來者毋得輒加侵
擾無資給者不以是何路分隨有糧處安置仍官爲養濟
窩斡收合散卒萬餘人遂入奚部以諸奚自益時時出兵
寇速魯古淀古北口興化之間溫迪坌阿魯帶守古北口
與戰敗焉詔完顏謀衍蒲察烏里雅蒲察蒲盧渾以兵三
千合舊屯兵五千擊之詔完顏思敬以所部兵入奚地會

縱扎八去益都猛安欲以所部追括里扎八宗亨恐分其功不聽而縱軍士取賊所棄資囊人畜而自有之括里扎八由是得亡去遂奔于宋宗亨降寧州刺史其後宋季世輔用括里扎八遂取宿州頗爲邊患神獨斡除同知安化軍節度使稍合住除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大定六年點檢司奏親軍中有逆黨孛弟請一切罷去詔曰身預逆黨者罷之餘勿問

贊曰金人以燕山與宋遂啓張覺跳梁之心覺豈爲宋者哉不過乘時以徼利耳耶律余睹從宗望追天祚曾不遺餘力功成驕溢自取誅滅咈哉正隆佳兵契丹作難傳曰天猶火也烈而自焚可不戒哉

列傳第七十一

列傳第七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 奉

勑修

外國上

西夏

夏國王李乾順其先曰托跋思恭唐僖宗時為夏綏銀宥節度使與李茂貞李克用等破黄巢復京師賜姓李氏唐末天下大亂藩鎮連兵惟夏州未嘗為唐患歷五代至宋傳數世至元昊始稱帝遼人以公主下嫁李氏世修朝貢不絕事具遼史天輔六年金破遼兵遼主走陰山夏將李

良輔將兵三萬來救遼次天德境野谷斡魯裏室敗之于宜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漂没者不可勝計宗望至陰山以便宜與夏國議和其書曰奉詔有之夏王遼之自出不渝終始危難相救今兹已舉遼國若能如事遼之日以効職貢當聽其來毋致疑貳若遼主至彼可令執送天會二年始奉誓表以事遼之禮稱藩請受割賜之地宗翰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耶刮部吐禄濼之西以賜之天會二年乾順遣把里公亮等來上誓表曰臣乾順言今月十五日西南西北兩路都統遣左諫議大夫王介儒等齎牒奉宣若夏國追悔前非捕送遼主立盟上表仍依遼國舊制及賜誓詔將來或有不虞交相救援者臣與遼國世通姻契名係藩臣輒爲援以啓端曾犯威而往釁既違天之咎果罹敗績之憂蒙降德音以寬前罪仍賜土地用廣藩籬載惟含垢之恩常切戴天之望自今已後凡於歲時朝賀貢進表章使人往復等事一切永依臣事遼國舊例其契丹昏主今不在臣境至如奔竄到此不復存泊即當執獻若大朝知其所在以必追捕無敢爲地及依前援助其或徵兵即當依應至如殊方異域朝覲天關合經當國道路亦不阻節以上所叙數事臣誓圖此誠傳嗣不繇苟或有渝天地鑒察神明殛之禍及子孫不克享國所

謂西北西南兩路都統者宗翰也蓋宗望以太祖命與之
通書而宗翰以便宜割地議和云太宗使王阿海楊天吉
往賜誓詔曰維天會二年歲次甲辰閏三月戊寅朔皇帝
賜誓詔於夏國王乾順先皇帝誕膺駿命肇啓鴻圖而卿
國稼夏臺境連遼右以効力於昏主致結釁於王師先皇
帝以謂忠於所事務施恩而釋過迨眇躬之纂紹仰遺訓
以遵行卿乃深念前非樂從內附飭使輶而奉貢効臣節
以稱藩載錫寵光用彰復好所有割賜地土使聘禮節相
爲援助等事一切恭依先朝制詔其依應徵兵所請宜允
三辰在上朕豈食言苟或變渝亦如卿誓遠垂戒諭毋替
厥誠於是宋人與夏人俱受山西地宋人侵取之乾順遣
使表謝賜誓詔并論宋所侵地詔曰首所上表具悉已命
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府從宜定奪是時宗翰留京師未還
錄夏國奏行權都統韓魯宋人侵略新受疆土及使人王
阿海爭儀物事與夏通問以便宜決之初以山西九州與
宋人而天德遠在一隅緩急不可及割以與夏後破宋都
統三帝乃畫陝西分界自麟府路洛陽溝東距黃河西岸
西壓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勝寨環慶路威遠寨過
力量原至委布谷口涇原威川寨略古　鄜延至北谷川寨
鳳翔通懷堡至古會州自此直距黃河依見今沿行分濕

河路盡四邊以限封域復分陝西北鄙以易天德雲內以
河為界及要室定陝西鄜延兵率兵元昊取威戎城雲至威
戎軍與敵遇擊走之生獲二人問之乃知為夏路不李遇取
威戎也乃還其人以與李遇通問李遇軍威戎西南察軍
威戎東而使使議事于要室要室報曰元帥府以其吾兵
入夏境則與夏人結為犄角為相侵犯李遇使人來巨夏
國既以天德雲內為大國大國許我陝西北鄙之地是以
至此浦察等遂旋軍慶宗既定陝西元帥府不欲以陝西
地與夏國詔曰浦等審處所宜從事天眷二年國王嵬
[illegible]子仁孝立遣使冊命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皇統
[illegible]年請置榷場許之初王阿海等以太宗誓詔賜夏國乾
順以契丹舊儀見使者阿海不肯曰契丹與夏國甥舅也
故國王坐受使者以禮進今大金與夏國君臣迎見大國
使者當加儀爭數日不能決於是始起立受焉厥後不遣
賜生日使至是始遣使賜之初嘗有以環州降及割陝西
河南與宋人南奔夏國夏人以為山訛首領又撒合喝再
定陝西浦思歸夏人知之遂焚浦以表聞詔書責詰之及
海陵殺熙宗遣使報諭至境上夏人問曰聖德皇帝何為
[illegible]不言於朝廷乃使有司以廢立之故移文報之天德
二年七月夏使衛史中丞雜辣公濟等來賀如舊禮正旦

太祖宋宋人入秦隴夏亦乘隙攻取湯蘭通峽九羌會川等城秦宋亦侵入夏境世宗即位夏人復以城寨來歸且乞兵復宋侵地詔書嘉奬仍遣吏部郎中完顏達言不能克敵西利害邊吏奏夏人已歸城寨而所侵掠人口財畜尚未還請令大定四年二月甲申夏遣其武功大夫細部文思等貢萬春節入見附狀奏告略曰與軍啟進之時幸而免者十無一二繼以凍餒死亡其於幾何兼夏國與宋兵交人畜之被俘僇亦多連歲勤動士卒暴露勢皆脆削又坐爲宋人牽制使忠誠之節無繇自達中外咸知類正約理索聽納臣言不勝下國之幸其後屢以爲請詔并

之久之其臣任得敬專國政欲分割夏國因賀大定八年正旦遣奏告使毀前太尉芭里昌祖等以仁孝章乞良醫爲得敬治疾詔保全郎王師道佩銀牌往焉詔師道曰如病勢不可療則勿治如可治期一月歸得敬疾有瘳遣謝恩使任得聰來得敬亦附表進禮物上曰得敬自有定分附表禮物皆不可受並却之初仁孝嗣位其臣嵬名亂任得敬抗御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大定十年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麗嶺地與得敬自爲國且上表爲得敬求封世宗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

不如因而許之上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王本意況夏國稱藩歲久一旦迫於賊臣朕為四海主寧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自我國家戡定中原懷柔西土始則畫疆於乃父繼而錫命於爾躬恩覆一方年垂三紀藩臣之禮既務踐修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糜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所有貢物已令發回得敬密通宋人求助宋以蠟丸書答得敬夏人得之得敬始因求醫附表進禮物欲以嘗試世宗既不可行而求封又不可得仁孝乃謀誅之八月晦仁孝誅得敬又其黨與上表謝罪以所執宋人及蠟丸書來上其謝表曰得敬初受方土之後曾遣使赴大朝代求封建蒙詔書不為俞納此朝廷憐愛之恩夏國不勝感戴夏國妄以朝廷冒求賊臣封建深虧禮節今既賊臣誅訖大朝不用遣使詢問得敬所分之地與大朝熙秦路接壤恐自分地以來別有生事已根勘禁約乞朝廷亦行禁約十二年上謂宰臣曰夏國以紫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乃欲罷保安蘭安權場仁孝深念世宗恩厚十七年獻本國所造百頭帳上曰夏國貢獻自有方物可却之仁孝再以表上曰所進帳本非珍異使人亦已到邊若不蒙包納

以下國深誠無所展效四方鄰國以爲夏國不預大朝者
必之數將何所安乃許與正旦使同來先是尚書奏夏國
與陝西邊民私相越境盜竊財畜姦人託名搭場貿易得
以往來恐爲邊患使人入境與富商相易亦可禁止於是
復罷綏德榷場止存永勝環州而已仁孝表請復置蘭州
保安綏德榷場如舊許之使人入界相易用物詔曰保安
蘭州地無絳帛榷鹽 綏德榷場市以通貨財使副往來聽留
都亭貿易章宗即位詔西夏使館內貿易且已明昌二年
復舊須之夏人辭牧於鎮戎之境邏卒承之夏人執邏卒
而去邊將阿魯帶率兵詰之夏相官吳明與信陵都尉

徐餘立等伏兵三千於澗中伺魯帶口中流矢而死取其
弓甲而去詔索殺阿魯帶者夏人處以徒刑詔索之不已
夏人乃殺明契等明昌四年仁孝薨子純佑嗣立承安二
年復置蘭州保安榷場承安六年純佑母病風求醫詔太
醫判官時德元及王利貞往仍賜御藥八月再賜醫藥泰
和六年三月仁孝弟仁友子安全廢純佑自立再閱月死
于廢所七月使純佑母羅氏爲表言純佑不能嗣守與大
臣定議立安全爲王遣使奏告夏使私問館伴官奏告事
詔許否館伴官曰此不當問也夏使曰明日當問諸客省
若又不答則升殿奏請上聞之使客省諭以許所祈之意

乃賜羅氏詔詢其意夏人復以維氏表來乃封安全爲夏
國王大安三年安全薨族子遵頊立遵頊先以狀元及第
充大都督府主立在安全薨前一月衛紹王無實録不知
其故然是時金兵敗績于會河堡夏人乘其兵敗侵略邊
境而通使如故崇慶元年三月攻葭州至寧元年六月攻
保安州貞祐元年十一月攻會州都統徒單醜兒擊走之
十二月陷涇州二年八月歸國人喬成爲夏國書大槩言
金遇吏侵略乞禁戢詔移文荅之宰臣言既非公牒今將
貢問彼必飾詞徒爲虛文無益于事乃止未幾夏人攻慶
原延安積石州乃詔有司移文責問十一月蘭州譯人程

陳僧結夏人以州反遂將敗其兵三千三年正月夏兵攻
武延川宣宗曰此不足慮恐由他道入也既而聞邊吏侵
夏境夏人乃攻環州詔治邊吏罪夏兵攻積石州都統姜
伯通敗之夏兵入安鄉關都統曹記僧萬户忽三十却之
三月攻環州刺史烏古論延壽敗之于境上三月詔議伐
夏陝西宣撫司奏往者夏人侵我環慶河蘭積石以兵應
之悉皆遯去遂還巢穴蓋爲我備也今蘭州潰兵猶未集
軍實多不完況邊地寒春草始生未可爲牧丙界無煙火
者三百餘里不宜輕舉從之四月詔河州提控曹記僧通
遠軍節度使完顏狗兒討程陳僧夏人援之九月遂破西

關堡夏人復攻第五將城萬戶楊再興擊走之詔陝西宣
撫司及沿邊諸將降官名宣勑臨陣立功五品以下並聽
遷授十月攻保安及延安都統完顏國家奴破之既而深
入臨洮總管陀滿胡土門不能禦陝西宣撫副使完顏胡
失來救臨洮大敗于渭源堡城破胡失來被執十一月夏
兵敗于克戎寨復敗于熟羊寨宰相入賀宣宗曰此忠賢
之力也夏兵進圍臨洮陀滿胡土門破之四年四月夏葩
俄族總管汪三郎率衆來降進羊千口詔納之優給其有
來遠鎮獲諜人言宋夏相結來攻詔陝西行省備之夏於
來羌成界河起橋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禁之斬馘甚
衆六月鄜延路奏夏人牒報用彼國光定年號詔封環其
牒閏月慶陽總管慶山奴伐夏出環州夾西行省請中分
其軍令慶山奴出第三將懷安寨環州刺史完顏胡魯出
環州宣宗曰聞夏人移軍備其王城尚恐詐我勿墮其計
中也提控完顏狗兒抵蘭州西關堡招得舊部曲九人掩
擊夏兵于阿彌灣殺其將士百餘人八月左監軍烏古論
慶壽敗夏兵于寇安堡右都監賽不擊走夏兵于結鄣甯
川復破之于車兒堡十一月提控石盞合喜楊斡烈解定
西之圍十二月丙寅宣宗與皇太子議伐夏左監軍陀滿
胡土門延安總管古里甲石倫及鹽宥夏州慶陽總管慶

山奴知平凉府移刺蓋不也攻威靈安會等州與定元年
正月夏兵三萬自寧州還慶山奴以兵邀擊敗之詔河東
行省是曾鼎選兵三萬五千付陀滿胡土門代夏鼎鼎奏不
可遂上語在鼎傳右都監完顏仲元請試兵西夏出其不
意必獲全勝兵威既振國力益完詔下尚書省樞密院議
夏人福山以降出來降除同知澤州軍州事五月夏兵入
大北谷都統紇石烈鶻魯擊敗之宣宗欲與夏議和右
都監慶山奴屯延安奏曰夏國決不肯和徒見欺耳既而
獲諜者言遵頊聞大金將約和戒諭將士無犯西鄙宰臣
奏曰就令如此邊備亦不宜弛宣宗以為然右都監完顏

閭山敗夏兵于黃鶴谷夏人圍羊很寨都統完顏世昌與戰
完顏狗兒遣都統夾谷瑞夜斫夏營遂解其圍猶駐近地
左都監白撒發定西鎮兵龍谷副統包孝成綽哥超軍合
擊走之八月安定堡馬家平總押李公直敗夏兵三千九
月都統羅世暉部夏兵于克戎寨興定二年三月右都監
慶山奴奏夏人有乞和意保安綏德葭州得文報乞復互
市以尋舊盟以臣觀之此出於遵頊非遵吏所敢專若朝
廷不以為然五月夏人入葭州慶山奴破之于馬吉峰七
月犯龍谷夾谷瑞趙防敗之追至質孤堡三年閏月夏人
破通秦寨提控納合買住擊敗之自葭麟州遂去華州元

帥完顏合達出安塞堡至隆州敗其兵二千進攻隆州克其西南會暮乃還十二月詔有司移文夏國四年二月夏人犯鎮戎金師敗績夏人公移語不遜詔詞臣草牒斥之四月夏兵犯邊元帥石盞合喜遇于鹿兒原提控烏古論世顯以偏師敗之都統王定復破其衆于新泉城元帥慶山奴攻宥州圍神堆府宄其城士卒有登者援兵至擊走之斬首二千餘百餘人獲雜畜三千餘八月夏人陷會州刺史烏古論世顯降復犯龍谷夾谷瑞連戰敗之夏人乃去是月詔有司移文議和事竟不克夏人三萬自高峯嶺圍定西刺史愛申阿失剌提控烏古論長壽溫敦永昌擊走之九月夏人圍慶平寨安定堡未幾陷西寧州逐攻定西烏古論長壽擊之乃襲鞏州石盞合喜逆戰一日十餘戰乃解去二年正月詔樞密院議夏事奏曰夏人聚兵境上欲由會州入遣行省白撒代其險要以待之鄜延元帥符祠便宜從事經其後足以無慮二月寧遠軍節度使夾谷海壽敗夏兵于鬼堡三月復取來羌城十月攻龕谷白撒擊之九月元年正月夏人陷大通城復取之三月提控烏古論敗夏兵于永木嶺八月攻寧安寨攻神林堡八貧孤堡招唐括助敗之二年遵頊使其太子德任來伐德任謂曰彼兵勢尚強不若與之約和遵頊笑曰

是歲靈州竟不能復而強之有德任國諫
不從乞遵王子位顯爲遵項慈幽之靈州遣人伐將會
天旱不果之歲
大元兵問罪夏國延安慶原元帥府欲乘夏人之困弊伐
之陝西行省已撤合達以爲不可乃止隴安軍節度使完
顏阿鄰日與將士宴飲不治軍事夏人乘之掠民五千餘
口牛羊雜畜數萬而去自天會議和八十餘年與夏人未
嘗有兵革之事夏人初小有侵掠以至搆難十年不
解一勝一負精銳皆盡兩國俱弊是歲遵項傳位於子
德旺正大元年和議成自稱兄弟之國三年二月遵項死
七月德旺死嗣立旨史失其名明年夏國亡先是夏使精
大藝軍使王立之來降未及命國已亡詔於京兆安置已
官差遣量大小授夏國降戶八年五月立之妻子三十餘口
至環州詔以環州之環慶之環州之環州之言先世本中州人
乞不仕居中州詔如所請以本官居中州主管唐鄧申裕
等處夏國降戶聽唐鄧總帥府節制給上田千畝牛具農
作云
贊曰夏之立國舊矣其臣羅世昌譜敘世次稱元魏裔微
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爲托跋氏按唐書党項八部有托跋
部自党項入居銀夏之間右號平夏部托跋思恭以破黃

巢功賜姓李氏兄弟相繼爲節度使居夏州在河南繼遷
再立國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興州而都之其地初有夏
綏銀宥靈鹽等州其後遂取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郡地南
界橫山東距西河七百三種善水草宜畜牧所謂涼州古
牧甲天下皆是也地多陂水清冽風氣廣莫民俗彊梗尚
氣重然諾戰鬬自決唐以水利積穀食邊兵興州有渡
唐二渠甘涼[illegible]近境雖小能以富彊地勢然也
五代之際朝[illegible]慶[illegible]爲灰燼唐節度使有鼓
吹故夏國樂[illegible]有鼓吹之遺音馬然能崇尚
儒術尊孔子[illegible]其之音斷命有可觀者立國二百餘
年抗衡遼金宋三國偏鄉無常視三國之勢強弱以爲異
同焉故近代學者記西北地理往往皆臆度言之
聖神有作天下會于一驛道往來視爲東西州矣

列傳第七十二

列傳第七十二　金史百三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外國下

高麗

高麗國王王楷其地鴨緑江以東曷懶路以南東南皆至于海自遼時歲時遣使修貢事具遼史唐初靺鞨有粟末黑水兩部皆臣屬于高麗唐滅高麗粟末保東牟山漸彊大號渤海姓大氏有文物禮樂至唐末稍衰自後不復有聞金伐遼渤海來歸蓋其遺裔也黑水靺鞨居古肅慎地

有山曰白山蓋長白山金國之所起焉女直雖舊屬高麗不復相通者久矣及金滅遼高麗以事遼舊禮稱臣于金初有醫者善治疾本高麗人不知其始自何而來亦不著其姓名居女直之完顏部穆宗時戚屬有疾此醫者診視之穆宗謂醫者曰汝能使此人病愈則吾遣人送汝歸汝鄉國醫者曰諾其人疾果愈穆宗乃以初約歸之乙離骨嶺僕散部胡石來勃堇居高麗女直之兩間穆宗使族人叟阿招之因使叟阿送醫者歸之高麗境上醫者歸至高麗因謂高麗人女直居黑水部者部族日彊兵益精悍年穀饑稔高麗王聞之乃通使于女直既而胡石來來歸遂率乙離骨嶺東諸部皆內附穆宗十年癸未阿疎自遼使其徒達紀來說曷懶甸人曷懶甸人執之穆宗以達紀送高麗謂高麗王曰前此為亂於汝鄙者皆此輩也及破蕭海里使斡魯罕往高麗報捷高麗亦使使來賀未幾復使斜葛與斡魯罕往聘高麗王曰斜葛女直之族弟也其禮有加矣乃以一大銀盤為謝厥後曷懶甸諸部盡欲來附高麗聞之不欲使來附恐近於已而不利也使人邀止之斜葛在高麗又往來曷懶道中具知其事遂使石適歡往納曷懶甸人未行而穆宗沒康宗嗣遣石適歡以星顯統門之兵往至乙離骨嶺蓋募兵趨活涅水徇地曷懶甸收

叛亡七城高麗使人來告曰事有當議者曷懶甸官屬使
斜勒詳穩治剌保詳穩往石適歡亦使盃魯往高麗執治
剌保等而遣盃魯曰無與爾事於是五水之民皆附於高
麗團練使陷者十四人二年甲申高麗來攻石適歡大破
之殺獲甚衆追入其境焚略其戍守而還四月高麗復來
攻石適歡以五百人禦於關登水復大破之追入關登水
逐其殘衆踰境於是高麗王曰告邊釁者皆官屬祥丹傍
都里青里罕輩也十四團練六路使人在高麗者皆歸之
遣使來請和遂使斜葛經正疆界至乙離骨水曷懶甸治
所水留之兩月斜葛不能聽訟每一事輒至杖蔓民頗苦
之康宗令斜葛還而遣石適歡往石適歡立幙府于三潺
水其嘗陰與高麗往來為亂階者即正其罪餘無所問康
宗以為能四年丙戌高麗使使黑歡方石來賀嗣位康宗
使盃魯報聘且尋前約取亡命之民高麗許之曰使使至
境上受之康宗以為信然使完顏部阿聒烏林答部勝昆
往境上受之康宗略于馬紀嶺乙隻村以待之阿聒勝昆
至境上高麗遣人殺之而出兵曷懶甸築九城康宗歸衆
咸曰不可舉兵也恐遼人將以罪我太祖獨曰若不舉兵
豈止失曷懶甸諸部皆非吾有也康宗以為然乃使斡塞
將兵伐之大破高麗兵六月高麗率衆來戰斡塞敗之進

圍其城七月高麗復請和康宗曰事苦酌中則與之和高麗許歸亡入之民罷九城之戍復所侵故地遂與之和收國元年九月太祖已克黃龍府命加右撒喝攻保州保州近高麗遼侵高麗置保州至是命撒合取之久不下撒喝請濟師且言高麗王將遣使來太祖使納合烏蠢以百騎益之詔撒喝曰汝領偏師屢破重敵多所俘獲及聞胡沙數戰有功朕甚嘉之若保州未下但守邊戍吾已克黃龍府聞遼主且至俟破大敵後益汝兵所言高麗遣使事未知果否至則護送以來邊境之事慎之毋忽十一月係遼女直麻懑太鑾等十五人皆降攻開州取之盡降保州諸

部女直太祖以撒喝為保州路都統太祖已破走遼主軍撒喝破合主順化二城復請濟師攻保州使斡魯以甲士千人往二年閏月高麗遣使來賀捷且曰保州本吾舊地願以見還太祖謂使者曰爾其自取之詔撒喝烏蠢等曰若高麗來取保州益以胡剌古石顯等軍備之或欲合兵無得輒往但謹守邊戍及撒喝阿實賚等攻保州遼守將遯去而高麗兵已在城中既而高麗國王使蒲馬請保州詔諭高麗王曰保州近爾邊境聽爾自取今乃勤我師徒破敵城下且蒲馬止是口陳俟有表請即當別議天輔二年十二月詔諭高麗國王曰朕始興師伐遼已嘗布告賴

皇天助順屢敗敵兵北自上京南至于海其間京府州縣
部族人民悉皆撫定今遣李業李報諭仍賜馬一疋至
可領也三年高麗增築長城三尺邊吏發兵止之弗從報
曰修補舊城曷懶甸事畢胡剌古習顯以聞詔曰毋得侵
軼生事但慎固營壘廣布耳目而已四年咸州路都統司
以兵分屯于保州畢里圍二城請益兵詔曰汝等分列屯
戍以固封守其毒高麗累世臣事于遼或有交通可遣
人偵伺使習顯以遼國州郡諭高麗其國方誅亂者使
謂習顯曰比見元文國王之書習顯就館凡誅戮官僚七
十餘人即依舊禮接見而以表來賀并貢方物復以遼所

亡入夏國報之高隨斜野奉使高麗至境上接待之礼不
遜隨等不敢往太宗曰高麗世臣於遼當以事遼之礼事
我而我国有新喪遼主未獲勿遽強之命高隨等還天會
二年同知南路都統鶻實答奏高麗納叛亡增修備必有
異圖詔曰凡有通問毋違常式或來侵略則整兵行列與
之從事敢先犯彼者雖捷必罰詔闍母以甲士千人戍海
島以備之四年国王王楷遣使奉表稱藩優詔答之上使
高伯淑烏至忠使高麗凡遣使往來當盡循遼舊仍取保
州路及迭地人口在彼界者須盡數發還勅伯淑曰若一
一聽從即以保州地賜之高伯淑至高麗王楷附表謝一

依事遼稽制八年楷上表乞免索保州亡入遂户是歲高麗十人捕魚大風飄其船抵海岸曷蘇館人獲之詔還其国既而昻上表請不索保州亡入高麗户口太宗從之自是保州封域始定皇統二年詔加楷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国六年楷薨子晛嗣立大定四年詔鴨緑江堡戍頗彼侵越焚毁五年正月世宗内正旦使朝辭諭之曰遼境小不虞爾主使然邪彊吏為之邪若果疆吏為之爾主亦當懲戒之也初高麗使者别有私進礼物以為常是歲萬春節上以使者私進不應典礼詔罷之十年王晛弟襄陽公晧發晛自立十月賜生日使大宗正丞允至界上高麗遣吏稱前王已讓位不肯受使者十一年三月王晧以讓國來奏告詔姜速路勿受有司移文詳問高麗告曰前王又病昏耄不治以母弟晧權攝國事上曰讓國大事也何以不先陳請詔有司再詳問高麗乃以王晛讓國表來大略稱先臣楷遺訓傳位於弟又言其子有罪不可立之意上疑之以問宰执丞相良弼奏曰此不可信晛止一子往年生孫嘗有表自陳生孫之喜一也晧嘗作亂晛囚之二也今晛不遣使晧乃遣使三也朝廷賜晛告日使晧不轉達於晛乃稱未敢奉受四也是晧篡兄誣請於天子安可忍也石丞孟浩曰當詢彼国士民果皆推服即當遣使封册

上曰封一國之君詢於民衆此與除拜猛安謀克何異乃
如其使者而以詔書詳問王晛吏部侍郎靖爲宣問王晛
使晧實篡国囚晛於海島靖至高麗晧稱王晛已避位出
居他所病加無損不能就位拜命往復險遠非使者所宜
往靖竟不得見晛乃以詔授晧轉取晛表附奏其言與前
表大槩相同靖還上問大臣皆曰晛表如此可遂封之丞
相良弼平章政事守道曰待晧祈請未晚也十二月晧遣
其礼部侍郎張翼明等請封十二年三月遂賜封冊晧生
日在正月十九日是歲十二月將盡未及遣使有司請至
來歲奉行爲十五年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叛晧遣徐彥
寧等九十六人上表曰前王本非避讓大將軍鄭冲夫郎
將李義方實弑之臣位寵請以慈悲嶺以西至鴨綠江四
十餘城內屬請兵助援上曰王晧已加封冊位寵輒敢稱
兵爲亂且欲納土朕懷撫萬邦豈助叛臣爲虐詔執徐彥
寧等送高麗頃之王晧定趙位寵之亂遣使奏謝自位寵
之亂晧所遣生口回謝橫賜回謝賀正旦進奉萬春節等
使皆阻不通至是晧并奏之詔答其意其合遣人使令節
次入朝十七年賀正旦禮物玉帶乃石似玉者有司請移
問上曰彼小國無能識者誤以爲玉耳不必移問乃止十
二月有司奏高麗下節押馬官順成例外將帶申三過界

上以使人所坐罪重但令發還本國而已二十三年晧母
任氏薨晧乞免賜生日及賀謝等事詔從之章宗即位詔
使至界上頗稽滯詔移問高麗遜謝明昌三年下御金挺
回至平州撫寧縣歐死當驛人何添兒有司請凡人使往
還乞量設兵衛參知政事張萬公曰可於宿頓之地巡護
之上可其奏詔自今接送伴使副失關防者當坐故事賀
正旦使十二月二十九日入見明昌六年十二月己卯立
春詔於前二日丁丑入見云承安三年晧表自陳衰病以
國讓其弟晫晫權國事是歲晧薨晫嗣立泰和四年正月
乙丑朔高麗謙人以小佩刀割穀廡下巡廊奉職見而糾
之詔館伴官自今前期移文禁止是歲王晫薨子禃嗣立
泰和七年正月是時用兵伐宋夏亦有故獨高麗遣王旦
使詔不賜曲宴及天壽節夏高麗使者皆在有司奏大定
初宋未請和夏高麗使者賜曲宴今請依大定故事詔從
之至寧元年八月王禃薨嗣子未行起復九月宣宗即位
邊吏奏高麗牒稱嗣子未起復不可以凶服迎吉詔又不
可以草土名銜署表禮官議人臣不以私恩廢公義宜權
用吉服迎詔署表用權國事名銜俟高麗告哀使至闕然
後遣使致祭慰問及行封冊制可明年宣宗遷汴遼東道
路不通興定三年遼東行省奏高麗復有奉表朝貢之意

宰臣奏可令行省受其表章其朝貢之禮俟他日徐議宣宗以爲然乃遣使撫諭高麗終以道路不通未遑迎还詔行省且羈縻勿絕其好然自是不復通問矣

贊曰金人本出靺鞨之附于高麗者始通好爲鄰國既而爲君臣貞祐以後道路不通僅一再見而已入聖朝猶子孫相傳自爲治故不復備論論其與金事相涉者焉

列傳第七十三

金國語解

今文尚書辭多奇澁蓋亦當世之方言也金史所載本國之語得諸重譯而可解者何可闕焉若其臣僚之小字或以賤或以疾猶有古人尚質之風不可文也國姓爲其漢姓爲其後魏孝文以來已有之矣存諸篇終以備考索

官稱

都勃極烈總治宮名猶漢云冢宰

諳版勃極烈官之尊且貴者

國論勃極烈尊禮優崇得自由者

胡魯勃極烈統領官之稱

什古乃瘠人　撒合輦黑之名

保活里侏儒　阿里孫貌不揚也

阿徒罕採薪之子

答不也耘田者

阿土古善採捕者　阿里喜圍獵也

拔里速角觝戲者

阿离合懑臂鷹鸇者

胡魯剌户長　阿合人奴也

兀朮曰頭　粘罕心也　畏可牙又曰吾亦可

盤里合將指

三合人之也

牙吾塔瑪賚　蒲剌都目赤而盲也

石哥里溲疾

謾都訥凝駭之謂

謀良虎尤賴之名皆不美之稱也

與人同受福曰忽都　以力助人曰阿息保

辭不失酒醒也　斡甲和睦之義

訛出虎寬容之名也

賽里安樂　迪古乃來也　撒八迅速之義

烏古出方言曰再休猶言再不復也

凡事之知者曰后倫以物與人已然曰阿里白

吾里補畜積之名

習矢猶人云常川也　凡市物已得曰兀帶取以名子

者猶言貨取如物然也

物象

兀典明星

阿鄰山　太柙高也

山之上銳者曰哈丹　坡陀曰阿懶　大而峻曰斜魯

忒鄰海也　沙忽帶丹也

生鐵曰斡論　釜曰鬱母　刃曰斜烈　婆盧著梓

也

金曰按春　銀术可珠也

布囊曰蒲盧渾　盆曰阿里虎　罐曰活女

烏烈草稟也　沙剌衣襟也

活臘胡色之赤者也

胡剌竈突

物類

桓端松　阿虎里松子　孰輦蓮也

活离罕羔　合喜犬子　訛古乃犬之有文者

斜哥貂鼠　蒲阿山雞　窩謀罕鳥卵也

姓氏

完顏漢姓曰王　烏古論曰商　乞石烈曰高

徒單曰杜　女奚烈曰郎　兀顏曰朱　蒲察曰李

顏盛曰張　温迪罕曰温　石抹曰蕭　奥屯曰曹

孛术魯曰魯　移剌曰劉　斡勒曰石　納剌曰康

夾谷曰仝　裴滿曰麻　乭忙古曰魚　斡准曰趙

阿典曰雷　阿里偎曰何　温敦曰空　吾魯曰惠

抹頰曰孟　都烈曰強　散荅曰駱　呵不哈曰田

烏林荅曰蔡　僕散曰林　术虎曰董　古里甲曰注

其後氏族或因人變易難以徧舉姑載其可知者云

金史卷解終

列傳第七十三